

大漠飞沙

—— 撒哈拉沙漠宣教之旅

**THROUGH
DESERT
SANDS**

Mission in the Sahara

• 黄光赐 / 着

SIM

中华基督教国际事工差会

大漠飞沙——撒哈拉沙漠宣教之旅

作者：黄光赐

视觉设计：心田创作室

序言

1. 大漠飞沙

1. 家住动物园
2. 自制空调
3. 大如人手的云
4. 理发历险记
5. 朋友，千万别生病
6. 我们是罪人
7. 大漠行车
8. 寄信风云
9. 球类趣谈
10. 心爱的，珍重吧！
11. 大漠飞沙

2. 古老的故事

1. 经书魔力
2. 哭笑不得
3. 讨价还价
4. 大漠税吏
5. 阿敏娜的故事
6. 两个版本
7. 交通意外
8. 古老的故事
9. 最理想的婚姻
10. 不唱歌的民族

3. 坐，朋友

1. 坐，朋友
2. 曾经拥有
3. [朋友]再思
4. 草席上的双影
5. 中国情
6. 与土皇帝同坐
7. 茶道
8. 你看到了

4. 生命何价

1. 财主，罪人？
2. 游街示众
3. 沙漠土狼
4. 两个世界
5. 坟场在那里？
6. 你有几个孩子
7. 只要有饭吃
8. 死亡陷阱
9. 生命何价

5. 福音桥

1. 耶稣，衣服？
2. 何必改信耶稣？
3. 命名礼
4. 他说我去不了天堂
5. 福音茶会
6. 下乡布道
7. 有史以来
8. 真理的寻求者
9. 文化认同
10. 佳美脚踪
11. 还我自尊
12. 福音桥

6. 为朋友请命

1. 万事互相效力
2. 驴驹的启示
3. 我该怎么办？
4. 羞于告诉人的一个经历
5. 宣教士的儿女
6. 两人世界
7. 儿女心声
8. 伊沙的故事
9. 为朋友请命
10. 大漠呼声

序言

蒙召宣教前后两年,主鼓励我参与不同性质的福音事工,看到千万失丧的灵魂少有听闻福音的机会,我心焦急。

八零年中,当我踏出建道神学院的门口,从此便全然投入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的事工。当时神学院院长去印度尼西亚宣教一年的美好见证,加重了我对宣教事工的负担。

在墨尔本一神学院进修两年宣教学后,便加入国际事工差会(SIM),于九一年正月前往法国学一年法语。同年十二月,全家抵达非洲沙漠国之一的尼日(NIGER),学效基督,广传福音,教导真道,荣神益人。

多年来,无数的亲友,主内肢体在各方面给予支持、代祷。你们关爱之情实不易回报。一次又一次你们说:[我们想多知道一点你们在大漠宣教之生活情况]为此,我曾在报章上分别以《大漠行》、《大漠泪》及《大漠温情》与读者分享,述说我们从陌生、新鲜、好奇、无助、担心、埋怨的客旅心情,到逐渐地适应;有了语言、朋友、多了解些文化习俗等。三、四年后,那种被当地人接纳为自己人的感觉太棒了。

为了报答大家,我决定采用部份以上的文章,另加不少轻松,易读,有趣的小品文,与大家分享宣教士的见闻、负担及神的奇妙作为。

公元两千年由美国进修回教学来,使原本的负担更加重。九一年尾来到尼国,投入向四百多万曼加人传福音的工作。这民族有千年信仰阿拉的背景,那时曼加人中没有教会,没有圣经,只有两位已知的基督徒,曼加人说:[在我们当中永远不会有教会。]

在后方同为曼加人得救而齐心努力代祷的,你们的付出,已逐步印证[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真理,请继续为这小群的曼加信徒及第一位曼加传道人代祷。

参与跨越文化宣教事工挑战极大。即使是有百年经验的西差会,也有高成份的宣教士因灰心、受伤、儿女教育等因素而离去。华人参与跨越文化的宣教事工时日短、人数不多,遇到困难时常求助无门。

在我们这一区,过去八年宣教士的事奉平均年日为三年。不少宣教士问我们:[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能坚持下去?]我想:夫妻同心,儿女从不埋怨,清楚神的托付,立志毫不保留的顺服主,有主同在,即使和大漠、飞沙、黑人为伴,也可以增加生之乐趣.....这些都是原因吧!

近十年来住在黑人当中,对他们没感情,没有爱似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千万灵魂,明知自己笔杆生锈,还是提笔为他们请命,盼望至少百位基督中有一位回应神的呼召,委身于宣教,特别是跨越文化的宣教事工。

起来,接棒!

1 大漠飞沙

回国述职时，
家乡的美食似乎缺少了一样东西，
后来去吃没有沙的 [沙爹] (Satay)，
才惊讶地发现，
几年的大漠生活，
竟然与飞沙产生了不寻常的感情。

1. 家住动物园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为了回应主爱曼加人的呼召，我们一家毅然踏上宣教之路，前往大漠内陆，住在黑人中间。

这区的黑人甚少与外界来往，但他们从电台的新闻风闻世上有中国人。从录影带中看到中国人的影儿，却不曾亲眼见过活生生的 [中国人]。我们一家五口，是历史上来到这个角落，又住在他们当中的第一个中国家庭。我们四周任何方向，五百公里范围内，找不到一个中国人。对黑人来说，我们确是稀有动物。

从电台新闻中，黑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所有中国人皆为无神的共产党。我们一家以基督教的宣教士的身份出现，令他们百思不解。从录影带武打片中，他们深信中国人的武功是与生俱来的。就算是我们年幼的儿女走在路上，黑人都避开。来到我们的家，要求我教他们中国功夫的，大有人在。每次我都告诉他们：[我来到你们当中有更重要的使命，没空教功夫！] 有一次黑人朋友对我说：[我昨晚在你屋外坐到深夜，可惜没有看到你在屋顶上飞来飞去.....]

三月天一到，大漠的气温便直线上升，我们所租的房子如一般黑人的住家，有一高达六尺的泥土围墙为篱笆。屋子的门距离泥墙的门有约十五公尺，当天气太热时，我们只好躲在屋内，穿着简单。当屋内气温达摄氏四十度时，我们真如热锅上的蚂蚁，难受之极。说也奇怪，这么恶劣的天气也不会使黑人止步，他们一批又一批的来访，在墙外以拍手为叩门。每天几十次的换衣（按当地文化，不可以短裤、背心见客），走那段可以煮熟鸡蛋的十五公尺沙地，然后为客人开门。每次开门时都听到有人说：[哦！，看到了，可以回去了！] 心中又气又无奈。我们有如动物园中的熊猫，是大漠中稀有的动物。

这感受好不容易，但想到主差派我们来，以此特殊身份吸引了多人来到我们的生命中，很多人日后成为朋友，更有一些因此而认识了主，我们便感谢神。

如果熊猫能成为万民的祝福，在动物园或在竹林中，又有什么分别？

2. 自制空调

在沙漠宣教的可怕经验之一，便是几个月炎热的天气。当天气热度远超过体温时，人体的反应是反常的。

热天气难忍，是难在高温持续的时间长，而非太热。初到大漠，三月中起

每天才两小时超过摄氏四十度，到四月份，早上九时到下午六时，气温都在三十八到四十五度间。晚上沙地转凉，气温降到可以忍受的范围。五月起，到半夜还是如火炉一般。有时二十四小时都在三十五度以上，那就惨了。屋里屋外，空气也好，物质也好，那种热使人无法呼吸，更不用说睡觉、休息了。

不能解决这问题，大概要收拾行李回家去。住在非洲人的屋子、窗少屋矮，即使有风扇，也没帮助。我给热到发疯，言行出轨，常拿着水到处倒。

连生存都有困难，遑论宣教？

我们不甘就此投降，心想：神不会叫我们受苦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想到黑人们，代代皆在此生活，他们能，为什么我不能？再想到宣教士同工，好多都有多年的事奉，他们一定有克服恶劣天气的秘诀。

一加拿大家庭，每晚都穿着睡衣去冲凉，等冲湿全身后上床，希望在半小时，全身都干之前能入睡。

一澳洲家庭，常把睡垫用水冲湿，如此过一夜。

在大市镇中的宣教士，多装空调（冷气）。在荒野中无电的宣教站，空调是免谈了，但我们一家有风湿病，宣教同工的做法可不敢照抄。怎么办？神给我小启示，我们便用熨衣服时的喷水器，先在睡前半小时喷湿睡床，上床睡时，用此喷水器向上喷。那细如毛毛雨的小水点，轻落在身上，清凉如冷气，舒服无比。我们全家都喜欢这 [空调]。但我们还是遇到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喷水的同时是不易入睡的！

3. 大如人手的云

[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手那样大。] 以利亚说：

[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 （王上十八 44）

九三年四月的一个下午，我在检查离地近五公尺的蓄水箱。在炎热的季节里，水显得格外宝贵。当我高高在上时，环顾 G 镇四周的沙丘、小山，及一年中有近六个月完全无云的万里晴空是一种享受。突然，我看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如人手般大小的云片。

[要下雨了！] 我大声向站在门口的太太说。自从去年九月中的最后一场雨，不用说雨，连云也消失了。如今看到小云片，心情莫名的激动。

[云在那里？] 太太兴奋的冲出来。当她顺着我手所指的方向看时，便轻笑一声，接纳我这个健康的玩笑，便回去做她的工。我想：在大漠的生活单调，有机会闹闹玩笑也是件好事，便说：[记得以利亚先知的故事吗？]

列王记上十八章四十五节说：[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 这正是当天我们所经历的。当我从高处下来不久，强劲的西风从低处吹过。极热的沙漠，把吹来的风提升到高空，潮湿的西风升高后，成为东风。湿气使小云片在顷刻间成为沉重的巨无霸，云朵由白变灰黄。在云层靠近时，刮起凉风，吹来了 [水] 的味道。这强劲的凉风破坏力大，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这是人人又恨又爱的一幕。恨是因飞沙无处躲，爱是因这是下雨的前奏曲。

我拿了一张椅子，在一空旷处坐下。小雨点随着飞沙来到，刹那间我成为一个泥人，但雨水逐渐冲去我身上的沙泥。这么久才下一次雨，全镇大小都在雨中狂舞、喊叫，连动物也似乎在说：[辛苦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4. 理发历险记

与公认的首席理发师做 [问安] 朋友已有一段日子，心想，自从七六年起，好多时候是自己为自己理发，不然就请他来，为我理个 [非洲型] 吧！说实在的，我对头上 [三千烦恼丝] 怎么排法不是很在意。

为了避免上 [报纸]，也不要给他下不了台，便决定请他来家里，而不要在他那有顶无围墙的美容室中展览自己。

黑人理发师以为全世界人的头发都是短且卷。信不信由你，经验丰富的他，用梳子梳着我那长而不卷的黑发，左看看，右拉拉，剪刀在发抖的手中，久久不敢下手。

我们是 [问安] 朋友，因我们没共通语言。看到他的窘境，我以微笑来鼓励他，并以手指做剪刀形，叫他放心剪。终于他鼓起勇气，开始生平第一次为这里唯一的华人理发。

他一分一分地剪。是剪惯了黑人的头发，还是怕剪坏招牌？看着落在白布上的黑发，心想如此剪法，剪到太阳下山恐怕还没剪好。我多少明白他的顾虑，因为黑人理发，剪一分刚好，剪两分近乎秃头，剪三分便是黑和尚一个。于是我再次以手指示范，鼓励他多剪一些。他似乎明白了，而师母也在旁边，说他剪得不错，毕竟他是老经验，虽慢了些，但手定刀利。我庆幸在异地终于找到好的理发师，心一松，加上天气闷热，便闭目养神，魂游象外.....。

突然间我梦见从头上掉下来的黑发，有三四寸长，一惊醒，双眼往上一翻，原来这些美丽、健康，经过精心照顾的头发，是从双眼对正上方，随刀而下。这一惊，口中法语、曼加语齐起，双手盖在头顶看到他吓坏的表情，我只有大叫：[老婆救命！] 师母不知从那里箭步而出，看到头顶见底的发谷，又气又好笑。她比手画脚地告诉他：[Katan, Katan]，意即剪一点便够。师母的侯萨语虽比我好一些，但也是不够。说完，师母便进屋去拿镜子给我。理发师相信他已明白我们的意思，便举刀继续，而这一次落下的美发竟长达四、五寸，我只好叫停。原来 [Katan] 也可以是 [再短一点] 的意思。

黑人朋友很满意我的头发，有与他们进一步认同的意愿。三个月后，我满头茂盛的乌发重现，除了那片占地半巴掌的额头。

师母一直谦虚地说她不会理发，经过那一次之后，她发现要理个比黑人理发师更差的头大概也不容易。从那天起，我有个新人代为照顾头发。

5. 朋友千万别生病

九二年五月中，我病重倒床了。这是我们到尼日宣教的第六个月。我的左膝肿的像小西瓜，动弹不得，疼痛不堪。这是沙漠怪病吧！几个月来，为了学习曼加语，适应文化、食物、风沙，加上面对很多来看 [中国人] 的友善的黑人，

我们已感吃不消。但是，对比起摄氏四十度以上的室温，倒在发烧的病床上之经历，却算不了什么。我真的怀疑是否来错地方。

很多黑人朋友都患此怪病：膝头集水。他们多采用传统医疗，用刀割开放水。我拒绝在膝上留下刀痕。差会拥有一间全尼日最有水准的医院，却远在八百公里之外。我们夫妇俩医药常识有限，又无适合的药物。最令人担心的是，再过三个星期，我们便得驾车到一千两百八十里外的首都，接孩子们回来过暑假。

经过查问，知道镇上诊所来了一位医生，便去找他。这位友善、乐于帮忙的医生，为我开了很长的药单。[可以告诉我这些药的作用吗？]他想了想便说：[有一种药可止痛消肿，但我们没此药，所以.....]既然有药可医，我们可去信差会医院。因此我太太问：[在等药时，我们可否少买一些药的份量？]可能受法国影响，他开了够服三星期的五种药。[如果你不要你丈夫快点好，就少买一些！]就算是最友善的人，也不喜欢别人挑战他的专业知识吧。

朋友知道我看病的经过，便说：[在尼日，医生是以药剂行有什么药来决定你患什么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会以为他在开玩笑。

那么，黑人生病又怎样？

B先生从诊所回来，手拿药单，问我可否借钱买药。但当他一想到欠债及可能药不对症，便说：[我还是找传统草药医算了。]

A先生的弟弟发高烧，我载他去诊所，一位男护士给他打了一针，便叫他回去。虽然那一针是免费的，却血流不止。

一位阿拉伯朋友，十多年前打过一针之后，一双脚便失去正常功能，从此用起拐杖。

一个被人看低的游牧民族去诊所看病，护士知道他没能力买药，给他吃了便药，送他回去，不久这病人死了。

宣教士同工病重，叫一个黑人去请医生，医生不肯来。后来我走路去，医生竟然开车载我一起到病人家。所以就有人说：[请黄先生一起，才见得到医生。]

我祈祷：求主让我不单在黑人中被看重，更能搭起福音这座桥梁，使更多人得以认识这位人类的大医生——主耶稣。

6. 我们是罪人？

三月天一个傍晚，屋旁发现一件令人心痛的现象；十二只美丽的雀鸟已死或将死的躺在地上。黑人朋友说：[热浪及干渴杀死了他们。]第二天，又有些更美丽的鸟死了。当我埋葬了三十多只死鸟时，就决定要营救这些可怜的小动物。

我与内人爱玲把买来的装水器，装满了水，放在屋旁、树下，供饥渴的鸟儿一点凉水。消息传开了，各地各方的鸟儿，好像闻到了水的香味，纷纷来到。饮水，畅谈，偶而还洗个澡。每天有不下十五种鸟，好不热闹。友人说：[你们是爱鸟的人！]

听过一个有关骆驼的故事吧！话说有一天晚上，沙漠吹起了刺骨的冷风，骆驼因寒冷而把头伸进主人的帐棚内取暖，跟着把前脚也伸进去，跟着.....

这近三百只的小家伙，得寸进尺，先是把我们的花吃光。花如浇了水，它们连根啄掉，多么令人心痛又心烦。为了避免四十多度的烈日，它们开始占据鸡及鸽子的屋子、抢食。实在是有点过份了。

黑人甚少讲人是非，即使我们是朋友，也常忍住不讲心中的话。直到有一天

我对他们谈起这些烦人的鸟时，友人之一才说：[去街上买些毒药，把那些小的全毒死！]我惊讶的望着他，怎么可以毒死可爱顽皮的鸟儿？在我还来不及表示我不满时，他说：[Mr. Wong, 它们不死，我们就糟了。它们专吃我们的豆、麦、米谷，有它们在，我们的农作物便完蛋了！]

我看着那上百可爱的鸟儿，想象日后它们成群结队的拜访友人的田原，顿时感到自己是个无知又无奈的外人。我的心一次又一次的自问：[我是个罪人吗？]特别是几个月后，有人开始吃树皮了。

7. 大漠行车

一位曾在尼日宣教十二年，却少有在沙漠驾车经验的朋友，看到我们刚上工场不久，又没车，便热心的要送我们一程。越向东走，越近沙漠。当停车小憩时，我提醒他别停在松沙上。[我已在这里住了十二年！]他说。结果，我们全车人要费力推车。抵达工场所在的小镇时，我建议把车停在警局，比较安全，因无四轮驱动，是无法把车驶到我们的住家。再一次，他以为半公里都不到的路，应该没问题。结果，合五人之力，也无法把深陷在松沙中的车子推离险境。

上工场第五个月，宣教士同工借一辆连罗华（Land Rover）给我们。这种车照理说什么地方都去得。一天傍晚，与 H 家庭一起去沙丘看日落、野餐。沙丘高过二十公尺，斜度大，车无论如何是上不了的。当我们手脚并用的爬上沙丘，沙如液体般 [流] 下来。在回程中，H 家的车在黑暗中领路，我这没什么大漠行车经验的在后紧随。在一个九十度的转弯处，H 加速冲上长达五十公尺的斜坡。由于路不熟，又加上夜黑行车，视线差。片刻犹豫，便四轮深陷沙中，无论如何也脱不了身。在前领路的以为我们发生意外，在不该停车的地方停下来，以致他的车也如船底破洞般慢慢的陷入深沙。

下乡布道的挑战大。[路] 是第一课。我们以为的路，在沙漠却有完全不同的定义。初时由黑人领路，他们认为很明显的路，我却怎么也看不到。一般人以为的路是固定不变的，但沙漠的路却可有可无，可东可西。[车速] 是第二课。在沙海中行车面对方向、流沙、沙丘、草丛、针刺的挑战，怎样在这些危机中保持车速，免于沉入松沙？好几次为了上沙丘而加强冲力。到沙丘之顶点，发现另一边是流沙峭壁。有一次为了避免陷身沙海，保持车速而跃进一个小沙谷，车头车尾各顶着谷中的两个沙丘，进退两难。[脱困境] 的知识是另一个大功课。轮胎的选择及车速固然重要，但常在沙漠中跑动的，特别是一些陌生的地方，困身沙海是家常便饭。骆驼为沙漠之舟，其脚底的设计使他们能无往不利。沙漠行车，以骆驼的脚底花纹所设计的轮胎最适合。但骆驼为沙漠 [不沉之舟]，秘诀不单在其脚底的形状，乃在其适度的柔软。明白这道理，便可以自由游走大漠。

新的宣教士跟我下乡布道，看到我翻山越岭过沙海，很是心痒。当他买到四轮驱动新车时，便要我陪他去经历一下大漠行车味道。他选去 KK 村，原因是该村近大路，但却是少有的 [沙村]。从路边驾到村里的二百公尺路程。离开大路约五十公尺后，我们便面对滚滚沙海。我记起小时舅父的小艇由河口要冲到大海的经历。大海流动、沙海静止，不过相同的是沙、水都能沉舟。

KK 村看似近在眼前，但我们好像走入迷宫，越走越远。由于多次深陷沙中，机械承受不了在沙中的挣扎而冒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尝试，他还以为买到不适

合的车。看到他惊慌失措的心，我便逐步向他解释，分析问题所在及提供解决良方。二百公尺的路，行了一个多小时，还有二百公尺要走，怎么不令人心寒？

当他明白骆驼脚底的秘诀时，十分钟后，他便把车驾进 KK 村。从此以后，他常飞驰于大漠中。

在大漠，人民多分散居住在大小乡村中，这些人少有听闻福音的机会。世上未得之民多集中在沙漠（从撒哈拉、中东、中亚、大陆西北到蒙古），为了把福音传到他们当中，上几课 [大漠行车] 是必须的。除非有人决定只骑骆驼。

8. 寄信风云

孩子们的校刊出刊了！为了使关心我们的家人、亲戚多点了解孩子们的学校生活，便决定寄一本校刊给他们。由于买不到适合的信封，只好把校刊卷成棒型到 G 镇的邮局去寄。邮局只有一种面值很小的邮票，为了寄一份刊物，我几乎买光了邮票。更糟的是，那么多邮票贴在那么有限的空间，弄到看不清谁寄谁收。只知道是 WONG 寄给 WONG，所以他们盖上印，便放回我的信箱。

一次某教会要求我写文章，给资料。因时间紧急，尽快写好寄出，一个星期才派一次信，误时可不好。一星期后打开信箱，发现 [物归原主]。为此，邮政局长连声道歉。但，当他看了我写的地址时，便说：[你没写寄去哪一个国家，所以退回来了！] 难道他不知道 MALAYSIA 是个国家？从此，我在地址上多加了亚洲。

在贫穷国家的邮政局寄信，邮费贵不在话下，买一张邮筒也要下订单。邮票之缺乏（指小邮政局），常使我们要多付钱。使人不安的是，他们的地理常识差，初到尼日的几年，代祷信函部分由非洲寄出，几十封的公函，每封都问：[这国家在哪里？] 甚至说：[哪里有这个国家？] 看着在身后排队买邮票的人，真是又气又过意不去。

9. 球类趣谈

足球是沙漠中黑人最普遍的运动。地大沙松，没穿鞋也无所谓。除了足球，就甚少健康的活动，以至吸毒、偷窃、男女问题等层出不穷，于是我们设立青年中心服务社会。

早期的宣教士建了一间青年中心，设有图书馆，还有个乒乓桌，但会打乒乓球的人很少。教黑人打乒乓球好处多：室内凉快、费用低、易学。除了少部分学得快，很多人因球小而快，桌子又不像足球场，常不明白乒乓桌做什么用。无论他们学得如何，大家却有个共同目标：就是要打败这位东方不败的师傅。

每种运动都吸引不同的人。有些高大强壮的年轻人觉得乒乓球难打，于是我便多加一项排球。青年中心场地有限，我们在空旷的沙地上设一球场，如此便吸引不少新人。

排球虽受欢迎，我们却不是没有困难。先是沙漠的草、树皆有坚硬的刺，有些长达四寸。这些刺或在树上，或落在地上，不单伤人的脚，还常刺破排球。另一个问题是，由于球场设在政府的地上，每次打球都要先挖洞，把挂网的双柱安

好，挂上网才能打，沙松、柱动，网越打越矮。为了这问题，我们便决定用水泥、石头，安两个固定的洞，就可省去麻烦。那知道聪明的行动，却是排球运动的结束。原因是，黑人多以空旷的沙地为方便的地方，那天晚上很多人找到两个洞，便热情地把洞填满。第二天很多人来打排球，那两个臭气冲天的洞，使他们兴致尽失，大骂我们的无知。

我自小喜欢打乒乓球、羽毛球，又代表学校打了多年的排球和篮球。九八年尾，我终于找到一个篮球框，我设计一个单脚篮球架，青年中心的场地不大，所以只有单架。可能是受美国 NBA 的影响，每个黑人都以为他们不是 Kobe 便是 Carter。起初，我们未铺水泥，所以大家都在沙地上打篮球。在沙地打篮球的情况大家可想而知，在风沙中，黑人变灰人，篮球又不会跳，每次打到呼吸都困难。

逐渐的，我们买到洋灰，大大改善场地。黑人个个六尺高，与他们站在一起，不止矮了一个头。说也奇怪，很多人争着要与我同一队，因为我的队往往都打赢。为什么？人矮、身材差，要生存便要在技巧上下功夫，与我同队的人常在我制造机会下投篮取分，不单提高队的斗志，也建立人的自信。我是常胜军的原因，除了技术外，还有文化性的。所有的青少年、成年人都知道我是 KIARI，即长辈之意。大漠人平均岁数是四十五岁，我已四十出头，大家对我这样一位大概只剩几年生命的长者极其尊重，他们要离我两、三尺，不可无礼的近身防卫。

除了以上所提技术及文化性的原因之外，我们还有个主要赢球的原因。黑人踢惯足球，他们以为篮球与足球相反，一用脚，一用手，反之则犯规。打篮球时，打手、推人、跑步等都不是重要的错误，惟有球碰脚时才是绝对的犯规。所以打篮球时，他们跑来跑去，最大目标是一球在手，久抱不放，听到的是 [传给我，传给我！] 的声音，很多时候，他们忘了打篮球的目的，多传球，少投篮，不输才怪。

抱着球而忘了投篮是输者，在属灵的事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多少人抱着次要的而忘了神的旨意与托付，真是可惜！

10. 心爱的，珍重吧！

带着三个读书年龄的儿女去宣教，其挑战之大非常人可以想象。教育是主要考量之一。经过多方的祷告，我们决定把他们送去差会住宿学校。

把儿女送到千里外的差会学校，我们永远无法忘记那个第一次说再见的晚上。才六岁半，最需要父母的小路得，在陌生舍监的怀中泣不成声。平常对离别看得甚开的邦宇竟也落泪。至于感情丰富的邦行，流着泪，一次又一次的跑到我们已驾出门口的车旁，借故再说几句话。老大才十岁呢！

不知有多少个日子，我们避谈儿女，甚至不去想他们，免得热泪涌流。但能不想吗？看到别人年幼的儿女在母亲怀中撒娇、嬉笑、享天伦之乐，我们只有咬紧嘴唇，别过脸，学习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他儿女的祷告：

主啊，建立我们的孩子
给他们坚强，知道自己的软弱
给他们勇气去面对害怕与挑战
他们因诚实而被攻击时

让他们感到平静 绝不屈服
教他们在得胜中能谦卑
主啊，建立我们的孩子
使他们知道
一切知识的基石是认识神
及 深切了解自己
引导他们
非走在容易、平坦、舒服的道上
非躲藏在
父母亲情的温室中
乃是
在压力、困难、挑战
及 与父母相隔千里时
学习
在风暴中坚立
对上帝产生信心
对失丧灵魂热心关怀
对失败者生发同情
主啊，建立我们的孩子
一颗圣洁而又有崇高目标的心
让他们
一生一世行在主的真道上
心爱的，珍重吧！

(写于九二、一)

11. 大漠飞沙

已经有好几年没与孩子们一起过旧历年，于是决定远赴一千里外的首都，为他们庆祝这佳节。那时是风沙正大的二月天。

回程的路上，约早上十一时，吹起了强劲的东北风，浓厚、灰黄的飞沙由左侧面袭来，刹那间，太阳失色，视线缩短到十五公尺。飞沙击打在车身，发出尖锐的摩擦声。我把车停在路边，亮着车头灯。我不想因视线不良而发生意外，何况飞沙对空气过滤器损坏很大，但我停车主要的原因是要看流沙过马路的奇景。

在这季节，夜里行车危险多。一阵强风，往往在路上堆起小沙丘。风沙为天地彩上灰黄色，看不清路面，撞上沙丘的机会很大。

三月尾起，风力转小，因天气转热，屋内渐如火炉，于是人人都搬到屋外，对着月亮、星星而睡。省能源又凉爽，还可以欣赏神所创造美丽的夜景，真是一举数得。

我们的床虽挂有蚊帐，但细小的沙尘无孔不入，常随风起舞，一丝一把地往我们身上撒。说也奇怪，短暂的不惯之后，我们反而期待起风的夜晚。

当气温及湿气升高，云片出现，雨季近了，那时的飞沙最无情。大漠下雨前的征兆是，改变风的方向，湿气及热度令人受不了，跟着云儿出现，之后便吹起暴风，天地变色，来不及关窗户的，便惨了。飞沙走石常伤到游人，如在风沙中

遇到一点雨水，便成泥人一个。

一个夜里，新来的邻居宣教士看到打雷闪电，为了几只小白兔而冒险，竟因强劲的飞沙，困身于灰尘中，找不到回家的路，还好雨前的沙虽强却很快便过去了。

龙卷风是炎热沙漠的常客，这些渺小，毫无破坏力的自然现象，是大漠的奇观之一。

飞沙在两个小山间的活动，堆成无数迷人的沙丘，吸引了不少游客。飞沙也是黑人的食物有声有色的主因。回国述职时，家乡的美食似乎缺少了一样东西。后来去吃没沙的 [沙爹] (Satay) 时才惊讶地发现，几年的大漠生活，竟然与飞沙产生了不寻常的感情。

2 古老的故事

在伊甸园所发生的首宗罪案，几千年后的今天，这古老的故事以不同的方式重复出现。诱过是恶者的手段，也是人性的弱点。

1. 经书魔力

在世界各国，于法庭中手按经书发誓，几乎成为法律程序的一部分。大漠的南部、经书有其特殊力量与作用，成为文化的部分。

在这里 [阿拉] 的名字常挂在黑人的口中，他们对其 [真主] 之名不甚尊重。但对其经书却甚敬畏。让我举例说明。

一妇女在镇上买一匹布，放在篮中，却给人偷了。她给一百西非法郎，请一呼喊者，代取回她失去的布。[谁拿去了一块布，立刻物归原主，不然，可兰经中的咒诅全临到他身上。] 呼喊者高声的说。很快地，这妇女找到她失去的布。

G 镇的救护车给偷了。

为政治、种族或信仰不同而产生的流血事件，在尼国不时发生。但对服务社会的医疗、教育、农耕等人员却敬重有加。救护车是救人性命的工具，没人会动偷救护车的脑筋。但救护车给偷了，这是不可理喻的，也引起了公愤。

省长下令追查该车的下落，派兵警追踪了两天，却无功而返。当地领袖要求宗教教师，应用最有效的传统方法去抓贼。[如果有人知道有关偷车事件，却隐而不向警局报案，我手按可兰经，使书中的咒诅、灾害全临到他身上。] 宗教教师如此宣布。

当晚有人去报案，次日傍晚，救护车在欢呼声中被驾回 G 镇。

在救护车事件之后，G 镇又发生了两件令人不安的事件。一是失去双眼的尸体及干井疑案。

有人经过小镇北边的坟场，看到一具枯而未干的小尸体，由墓中挖出来，走近一看，见这小尸体没了双眼珠。小女孩的亲友极其愤怒，大家都肯定是 Boka 干的事。Boka 是黑白不分的宗教教师，以为人祷告、医病、行法术、招福、降祸等从业。虽然 Boka 在社会中名声不好，有趣的是大家还是花钱在他们身上。但挖死人眼珠，以增其神力之举，却不为人所接纳。

[是谁干的?] 有很多愤怒的声音, 却找不出下手的人。[宗教师手按可兰经的方法, 可否逼当事人现身?] 我问。朋友们认为很难, 因他们是同一批的人。果然, 我们没听到有人出面, 以手按经书的方法去找干此事的人。

干井疑案轰动了 G 镇。在一干井中发现了一具弃婴的尸体, 是不寻常的事。黑人极端喜欢小婴儿。很多女孩子未婚生子, 父母不单少责备, 还乐意代养。在这样的背景下, 干井中的婴孩是不可思议的一回事。

[想不到是她!] 好友尊摇着头告诉我, [宗教师以可兰经逼招, 而这位平素为人称赞的女人终于招供了。]

同工请黑人朋友代卖马。马卖了, 钱不见了, 这怎么办? 黑人朋友说钱给偷了, 可以相信他吗? 另有人提议去找宗教师, 以手按经书, 把钱找回来, 宣教士也用这方法吗?

大漠黑人对可兰经内容知道的甚少, 但对其力量却一点也不怀疑。

2. 哭笑不得

九二年四月, 亨特夫妇千里迢迢把他们近二十年车龄的连罗华 (Land Rover) 送到我们家门口。亨特特别交代: [千万别让黑人动你的车, 要认定一两个车厂。] 我不是很欣赏这建议, 黑人真的那么差吗? 另一方面, 在荒漠, 车坏只怕找不到人帮忙修理, 跑不动的车, 还挑选什么车厂?

九三年圣诞节, 我们去学校接孩子们回来渡假, 在去的路上, 车喷白烟, 咳嗽不已, 甚至还多次熄火。到学校时, 有宣教士代为查看车的毛病, 似乎有些改变。回程中到 K 市, 车子完全熄火, 而我们还有四百多公里路才能回到家。

K 市有上百万人口, 找人修车不难, 只是我们不熟悉这城市。为了能回到家, 我们请黑人来修理, 那时已是午后两点。由于抽油机阻塞, 需要特殊机器才能清洗, 黑人索价很高, 经过讨价还价, 他们才愿意动工。约下午五时, 他们表示车子已修理好, 经过试车, 车况仍然不良。他们以为只要车会走, 我们又不是本地人, 所以他们没用那特殊机器来修理。这种不诚实的作风, 令人气愤。

知道理亏后, 他们只好拆下抽油机去清洗, 我也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 到太阳下山才安装好, 这是细工, 不能有些微的差错。在多支手电筒的帮助下, 三、四个人爬上爬下, 到八点多, 终于大工告成。一试之下, 果然机械运作正常, 引擎有力。那种感受实在太好了, 明天终于可以回家了, 太太及孩子们也庆幸我们可以在家过圣诞及新年。

正当我们放下心中一块大石时, 一位黑人对我们说: [先生, 这些是剩下的, 还给你!] 他手掌中有八粒螺丝, 会拆不会装回去? 真使我哭笑不得。

回到家后, 老毛病又来了, 我们不得不把车修理好, 送还给车主, 自己另行物色适合的车。

3. 讨价还价

重人情, 轻得失, 是大漠居民的美德。

内人喜欢花时间与做生意的黑人交谈及讨价还价，因此她交了很多朋友。

在大漠荒野，外来的黄、白种人都被看为既有知识又有金钱。如果我们买东西不讨价还价，不单是 [得罪] 黑人，还弄坏市场。

由于少受教育，会做生意的不多。为了生活，很多人还是尝试做点小生意。看到有钱的外人，通常他们都会出价较高，希望多赚一些。有些人不知市价又缺常识，如果我们说：[太贵了！] 单这句话便使他们开心好久，自信心提升，得到很大的鼓励。反之，如果我不讨价还价，立刻付钱，后果不堪设想。

去买鸡，卖鸡者叫价一千西非法郎，我出七百法郎，卖鸡的相信我们这些知识份子，知道一只鸡的价钱，如不肯付一千而只讲七百，不是因为没钱，乃是因为实价是七百。因此卖者觉得自己会做生意，于是尝试从实价中赚取一些。通常的过程是双方各让一两步：[九百法郎！][不，八百！][好了，八百五十吧！] 于是便以八百五十法郎成交。卖者高兴，因他相信，他多赚了一百五十法郎。

不明白这讨价还价文化的宣教士，以为一千西非法郎才美元一两块钱，很便宜，立即付钱，结果呢？卖者以为自己无知，不知物价，给人占了便宜，下次提高价钱。从此，当地人要吃鸡肉就难呀！

男人买东西较少讨价还价，适合就买，不然便叫太太去买。有一次，我在路边买烧肉，我先给了钱，卖肉的便切一些肉，当他看到我没伸手去拿肉时，便又切了些，如此两次之后，我才接过肉。[你知道我们的文化！] 卖肉的说，从此不再当我们是外人。

掌握文化，是福音使者不可或缺的一关。

4. 大漠税吏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 （路十五 1-2）

圣经把税吏和罪人同列，似乎税吏和罪人是同义词，与罪行是分不开的。在罗马统治下的税吏，被人恨恶的原因，可能政治性的因素多过物质。多年奔跑于大漠，黑人税吏又如何？

由于三个儿女在首都差会学校受教育，我们夫妇俩在一千二百公里以外大漠内陆服事主，所以一年多趟奔跑于这条东西大道上。在首都与我们工作地点的路上，设有几十个检查哨，另外还有相似的工会检查站。每一处都以一条绳子，绑上碎布，横挂公路。每辆车经过，都要停在绳前。当负责人放下绳子时，车辆才可通行。这些负责人，或兵或警或平民，全是不同程度的 [税吏]。

初到宣教工场，因自己无车而常搭乘公车。贫穷人民，用毛病多的车。这些 [税吏] 在树荫下或建一草屋为检查站。见到有车来，他们或喝茶或谈天，很少主动把绳子放下。每一站，车主下车，主动送上一些过路钱，以便继续要走的路。有些司机拒绝给钱，便被逼在炎热的烈日下空等，或被为难。如此一来，一个小时的路，有时双倍的时间也抵达不了目的地。不肯贪污的，事事不顺，甚至有丢掉作生意的可能。

这些 [税吏] 常夸口说：[即使没薪水也无所谓。] 在大漠，[税吏] 是众人又憎恶又向往的职业。

在东西大道上行走的私家车，所受的待遇又完全不同。在贫穷的大漠，拥

有一辆车是不易实现的梦。有私家车者非富商便是政治、外交人士。黑人私家车是政、教名人的象征；白人私家车代表财富；亚洲人的车多被看为是医生等专业人士或外交官，这些得罪不得也。

同一个人分别驾两辆不同等级的车，所受的尊敬又不同。同是亚洲黄种人在他们眼中也有分别，一次他们问我：[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当他们听到是中国人，立刻向我行军礼，恭敬地祝我们一路顺风。你可知为什么？

5. 阿敏娜的故事

那天去探访宣教同工，他说：[这是阿敏娜，卡露的女儿，她的母亲正在为她预备嫁妆。]我看着那位坐在柠树下，身体不比我八岁大的女儿大多少的十二岁少女，我心深深刺痛。

在大漠，十二到十四岁出嫁的女孩子很普遍。既然很普遍，我心为什么刺痛？

大漠人民说：[三个月大的雌鸽会下蛋，九个月大的小母羊可怀孕，所以十二岁的少女也可以做妈妈！]这是什么推理？人不是动物呀！

黑人父母缺少教育，因此会教导儿女正确的性教育的几乎没有。以生理反应来决定道德伦理是可怕的。做父母的怕女儿未婚生子，或日后被逼为妓女（在大漠，妓女出嫁，也是常有的事，她们的身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便希望早日把女儿嫁了。

黑人相信，超过十五岁的女孩不易教，很难顺服丈夫及长辈。年幼的太太，先帮婆家一两年，学会家事，培养好感情，是理想的婚姻。娶个未生过孩子的太太，是男人的荣耀，也是美梦。因童贞女聘金高，更可显出其经济能力，提高其社会地位。

朋友们常说：[好的回教徒是要学习教主的言行。]回教徒尽量学习他们所敬爱的教主，从生活起居、饮食衣物、礼节思想，绝不遗漏。

穆氏晚年时娶阿衣沙，过门时她才七、八岁呢，穆氏的言行，有些取材自旧约圣经，他很佩服圣经伟人。我想，他可能听过一则有关大卫晚年的故事（列王记上一章 1-4 节），而娶年幼的妻。

6. 两个版本

那天去看山尼时，[两个版本，一个故事]这句话不断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山尼是一位中学校长，也是个虔诚的回教徒。几年前他告诉我说：[我要与那些性伴侣停止关系，因为我要结婚了！]后来，是我从遥远的地方，把他的新娘，也是他的表妹载来他家。看到他时特别记起[婚前性行为]这句话。

不断思想这句话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几天刚看完一本书，是有关美国西海岸一间电脑公司的丑闻被揭开。谈到有一位部门主任及刚上任的女上司，曾经是[性伴侣]。为了过去，主任不断以：[我现在已是个结婚有家庭的人]来辩护，暗示[性朋友]在婚前是个人事，没伤害到女上司。

发生在先进的美国与在大漠荒野的是同一个[婚前性行为]的故事，但却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婚前性行为，在大漠以外大部分的世界，是从保守到开放，从看重贞洁到无

限自由，从文化、信仰的尺度到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从绝对到两相情愿，从黑白到灰色，从不平等到平等.....。在我所认识的大漠，却是相反的。性伴侣，即婚前性行为是公开的，是被文化、信仰、社会所接纳的。未婚男女不多隐藏他们有孩子的事实。对黑人朋友来说，[性伴侣] 不是性解放的功绩，也不是挣断保守封建文化的果子，更不是违背信仰而有的罪行。

在这问题上，样样先进的国家反而落后了很多，令人不安的是，他们不甘落后，要迎头赶上。

福音的大能在大漠产生了什么力量？在信主及对真理有兴趣的人中，我们听到不少 [回到圣经的教训] 的心声。这令人鼓舞。

令黑人朋友不解的是，有千年基督教背景的西方世界，正在大力倡言，争取他们决定放弃的恶行。

同一故事，却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走。真是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反而成为在前的。

7. 交通意外

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宣教士离开宣教工场的例子比比皆是。为此差会按不同地方的情况定下一些规则：限制车速、尽量别在夜里行车等，避免意外。

在大漠，交通意外分两大类：撞人或被人撞。听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因全世界的交通意外就是这两种。实际上是有差别的，请看以下的例子：

M 夫妇赶去圣经学校授课，在过桥时见到对面来了一辆小货车，货物高过车顶，而货物上又坐满了人。在大漠多年的 **M**，把车靠边停下，给小货车多些空间。不知怎的，小货车竟然撞上 **M** 的车而翻跌到桥下。还好桥低，没人受伤，松沙救了他们。很多人与红西红柿一起翻滚，看起来血淋淋的，破旧的小货车却损坏不少。小货车司机向 **M** 道歉，但在附近的警察却扣留 **M** 的驾驶执照，要求 **M** 赔偿损失。**M** 告诉警察，撞人的是小货车，自己才是受害者。哪知警察说：[谁撞谁不要紧，重要的是你们有钱。看那可怜的小货车，你不给一些钱，他哪来钱修车.....] 就这样，**M** 一星期后才拿回执照。

B 在一小乡村，撞到一个约十岁的男孩，在场的都说错在男孩。当时一些人在推着一辆发不动的车，**B** 放慢速度越过它。突然一男孩由那辆车后面跑出来，撞在 **B** 的车尾而跌断了一只脚。**B** 带这男孩去看医生，同时在证人的帮助下向警察报案。警察及孩子的父亲，皆说 **B** 没错，**B** 还代付医药费又给那父亲一些钱，大家都欣赏他的好心。

哪知回到家的第二天（与发生意外地点相隔三百五十里），当地警察奉命前来拿走他的驾驶执照，前后奔跑近万里路，多次上法庭，十五个月才判他无罪。

在 **Z** 市购物时，一个中年人突然间快步走到我车前面三尺不到的地方倒下。当时行人多，我车速甚慢立刻煞车，那人找不到向我要钱的机会便走了。

8. 古老的故事

[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

[那蛇引诱我，我就.....]

在伊甸园所发生的首宗罪案，几千年后的今天，这古老的罪的故事以不同的方式重复出现。诱过是恶者的手段，也是人性的弱点。

刚到无电供应的 G 镇，便要安装太阳能，以便有电供应灯光及风扇。沙漠树少，野鸟多。在住家旁种了些树，供纳凉用。鸟儿也来共享树荫的好处。黑人少年儿童，个个手拿甩石机，到处猎取鸟肉。法律规定是在镇里不可用甩石机，何况我们装有太阳能发电机。每次耐心的解释、劝告，他们皆手指比一比说：[是他，不是我。] 从没人承认，更没做错事的感觉，以为抓不到便没错。

与黑人朋友提起这件烦人的事，朋友说：[抓一个去警察局，杀一儆百，是最好的方法。] 于是他帮忙抓个人高马大的少年人，我们送他去警局。当我们到警局时，空闲的警察先生在喝茶。他们请我坐下共享非洲式中国绿茶。黑人朋友向一位从办公室出来的警官解释案情后，他就命令少年人弯腰，双手绕过双膝的后面抓住，把头放在膝间。十分钟不到，在近四十度的烈日下，少年人流汗、流泪又流鼻涕。他喊叫声令人心酸，看到全身发抖的他，于心不忍。

[饶了他吧！] 我对警官说，[我绝对无意如此对待一个少年犯。]

[先生，你心软？在我们这里，警察的责任是扑灭罪行。你知道，没人做错事会认罪的。所以我们行事也不一定要求证据，重罚一个，别人就守规矩了。] 警官说。

虽然后来的确不再有同样的问题，但即使有，我也绝不再带上警察局。

[不被抓到，便等于无罪] 这古老的逃避法，在黑人中发挥了惊人的作用。

[不是我，是他！] [阿拉！]（是发誓，也指阿拉的命定）[我是不幸的受害者！] 等逃罪手法，把他们自己推向地狱的火中，自己却不知道。

一个年轻人代宣教士同工卖马，丢了所有的钱。他没有道歉、该赔偿的感觉，只说：[我是个不幸的人！]

青年中心有两位中学生，成绩优越，对圣经故事熟悉。但他们有顺手牵羊的坏习惯，去到他们家，拿回不少书、图画。但他们继续来，在偷的同时，还努力的背经文。这种对罪的反应，令人心寒。

两个年轻朋友与一少女有了关系。少女怀孕生子，按文化，丈夫或经手人要杀羊为婴儿的命名礼请客。他们来，要我帮忙买只羊。他们关心的是羊、礼节，毫无犯罪感。

在回教世界中流传一个故事：

一天摩西对亚当说：[阿拉亲手精心地创造你，给你崇高的地位，你为什么还背叛他，吃禁果？] 亚当回答说：[吃禁果是阿拉早已命定，谁能违背他的绝对主权？] 阿拉信仰者都说亚当有理，也以此来反驳 [原罪论]。

一个导致对罪没什么感觉的文化是可怕的。生活在罪中，受苦、绝望，同时又不信 [赦罪] 的救恩，拒绝耶稣基督的救赎。大漠的黑人真苦呀。

9. 最理想的婚姻

大漠住久了，朋友也多了，被邀参加婚礼的机会不少。十个婚礼中，最多只有一两次是朋友第一次结婚。多妻、休妻太普遍了，此作风引起很多社会问题。为此，我特地为他们主办两晚 [最理想的婚姻] 讲座。我们从家庭、社会、信仰等角度探讨。最后，他们的结论是 [多妻不好，两个最理想]。

[我的丈夫没用，没本事多娶，害我一个人做到半死！] 一个黑人妇女如此向我埋怨。

[总是跟同一个丈夫，人生太没趣了！] 一位基督徒太太如此说。

[我因生意常到 X 镇去，如去找女人，不如多娶几个太太！]

黑人常说宣教士不了解他们。说真的，知识性的知道，不等于了解。此婚姻观不只是文化问题，也是宗教上的教导，兹列几节可兰经（引自马坚中文译本）做为参考。

[你们的妻子好比是你们的田地，你们可以随意耕种.....] (二章 223 节)

[男人的权利，比她们高一级] (二章 228 节)

[休妻是两次的，如果他休了她，那末，她以后不可以做他的妻子，直到她嫁给其它的男人。如果后夫又休了她，那末，她再嫁前夫，对于他们俩是毫无罪过的。这是真主的法度。] (二章 229-230 节)

女人是田地，男人是耕种者。田地的责任是多多生产，而男人的工作目标是收成好。为爱而结合可能会有，为需要而结合却是最实际。坐与喝茶、谈天是男人的工作，劳动是女人的代名词。多娶个女人帮太太是善行、是美德。只有多妻的人，才能坐上受人尊敬的位子。

黑人信主了，前路挑战之大，往往不是宣教士所能想象的。成为第一代基督徒的，极需属灵的关注、代祷。

10. 不唱歌的民族

伊沙、阿里、依都利沙都来自 K 村。他们立志相信主耶稣，是多么令人兴奋、鼓舞的一件事。我下决心好好栽培他们，把他们应该知道的，包括唱诗赞美神，全都教他们。曼加人是不唱歌的民族。住在他们当中多年也不曾听过一首曼加歌。[好的回教徒是不唱歌的！] 他们骄傲的告诉我。但身为基督徒的使者，我深信基督在文化、宗教之上，赞美神是不可或缺的。于是立志教他们用歌声赞美神。为达到这目的，我要过三个难关：

一、 害怕

回教徒相信唱歌是不尊敬阿拉真神。社会上，没人以歌声称颂阿拉；唱歌会得罪神又不受欢迎。我在教唱之前，先解释 [声音是神赐的]、[神所赐的是美好的]、[以美好的声音歌颂创造者是合宜的.....。]

二、 害羞

从文化、社会生活角度看，在婚礼等特别庆典，妇女、小孩偶尔起兴跳舞、吟诗，好像在唱，又像念经。不过男人从来没有类似举动。如今我教他们唱歌，即使他们接纳我的解释，他们也为我感到难为情，更不用说希望他们开口唱歌。

三、 什么是唱歌？

信主后的伊沙壮胆告诉我，他要像其它基督徒那样唱歌赞美神。考虑他的背景，便决定先教他一首简单的。我先把〈他是主〉唱一遍后，才预备教他。哪知他说：[让我们一起唱！]

[还是我教你，会唱了才一起唱。]

[我会读这些字，一起唱吧！]他兴奋自信的说。

看他那么自信，可能很有音乐天份。黑人给人的印象的确如此。于是我们便一起[唱]。这一唱，成为我们一家人乐于回味的一个经历。[记得伊沙怎么唱〈他是主〉吗？孩子们一提这经历便笑倒于地，久久爬不起来。那天一起唱时，无论是高音还是低音，快拍还是慢拍，伊沙自[念]一曲，有高有低，好比孩童背书，又像黑和尚念经。妙的是，我一唱完，他也结束。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很喜欢唱歌，觉得很好听，要我们再唱。完全没有不会唱、唱错了、唱得不好等约束或知识。那种超越规则、法度，进入无拘无束的自由境界，为唱歌下了完全不同的定义！几年后的现在，伊沙从圣经学院毕业回来，他美妙的歌声，成为教会的祝福。

3 坐，朋友

[坐]是门深奥的学问。

在树荫下、街头巷尾。

一对对、一群群，

同坐而不一定讲话的人，

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从来没有一个黑人，

会向不曾与他同坐过的人讲心里的话。

.....与黑人坐多少，

他们就告诉你多少。

1. 坐，朋友

H几乎每天都来我们的家坐，一个对福音有兴趣的人，是宣教士最喜欢投资时间的对象。H也去邻居A家坐。后来，H不再来看我们了。我不明白，一个对福音有兴趣的人，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至少我如此认为）为什么突然间好像成为陌生人？

一天在街上遇见H，彼此问安之后，我说：[你好久没来我们家了。]他有点不自然的说：[我不能去你们那里！]我问他为什么，还说：[我们是朋友，不是么？]他低着头，小声的说：[我的朋友们说，人家都不要跟你做朋友，你还整天去他们的家。]

黑人文化，彼此拜访、坐即是朋友。H常来我们的家，我们也有去他家，只是不知为什么，A几乎从没去过他家。单方的付出是无法建立起友谊的。近来我少去他家，理由是：[我几次去你家，却没人在。所以少去了。]但他告诉我，他们在不在不要紧，只要有去都算数，因邻居会告诉他们。有很多朋友的人，是

受邻居尊重的。

[坐]是门深奥的学问。在树荫下、街头巷尾，一对对、一群群，同坐而不一定讲话的人，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从来没有一个黑人会向不曾与他同坐过的人讲心里的话。同坐无言，对太多宣教士来说无异于浪费时间。一些宣教士无事不登三宝殿，凡事计划，尽量善用分秒，这原是好的。可是，要走进人心之深处，非经过[坐]这一关不行，以至很多宣教士被人尊敬却少有黑人朋友。

一宣教士家庭因受人尊敬，便以为教会中的人都是[好朋友]。当教会发生一些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时，这对宣教士自愿出面处理危机，但他们越帮越忙，最苦的是没人站他们旁边，给他们支持，反而教会中的人开始说他们不明白当地文化。他们感到孤单、乏力，又觉得黑人基督徒不肯告诉他们真相。

与黑人坐多少，黑人就告诉你多少。在去到G镇之前，J与牧者因事吵成仇人，几年没讲话，教会也不去。我知道一些内幕，当我花了不下一年的时间与J及牧者无言的[坐]后，他们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了！]当他们把心中的话告诉我之后不久，神又把他们带在一起。

没[坐]，便不易有事奉。

2. 曾经拥有

因贫穷及宗教信仰的教导而产生[曾经拥有]的文化，是我们这些外人永远无法完全明白和适应的。

好友M以三十多岁，受中等教育、努力工作、可勉强养活自己；他喜欢一女孩子，却无经济能力娶她。在大漠，未生有儿女的女子，聘金高，娶一个已有孩子的为太太，就便宜多了。女子超过一个年龄还未出嫁，就很难嫁出去，因此成为妓女的为数不少。M的女友出嫁了，她嫁给一商人为第三任的太太。婚礼那天，M对她说：[等你离婚时，我会娶你！]

在[曾经拥有]的文化中，嫁娶、分离、爱情皆被淡化。一个贫穷的农夫，因一年的收成好而结婚、生孩子，第二年雨水差、收成欠佳、养不活妻儿，就与太太离婚，让有经济能力的人去养他们。做丈夫的不但没什么伤感、怨恨，还常庆幸自己曾短暂拥有过一个太太。

很多无能力娶太太的人，也会满足于曾经拥有[性朋友]，以至虽不曾有过太太，却有不少孩子。社会人士都接纳这个事实。

[曾经拥有]、[多妻]、[离婚]与中国的文化背道而驰；与圣经的教导有天渊之别。这是纯文化的问题吗？请读回教经书第二章，便明白这也是宗教信仰的问题。

[曾经拥有]这哲理，注定了他们的贫穷、落后、难以翻身的命运。在这文化中，[现在]就是一切。[将来]是遥不可及的。一位朋友借钱做生意，赚一元花一元，一个月后货品卖完了，欠了一身债，只说一句：[Nous Africain！]（我们非洲人便是如此），没有失败感。

[将来]是有钱人的名词，这是黑人朋友的结论。所以他们少计划、不储蓄、不看重教育，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可怕的是，不少教会中的人，也只为[现在]而活。

我们青年中心的书被偷了不少，很多偷书的人是文盲，在家拥有一本书是个伟大的感觉。很多书找回来了，但能满足一下那[曾经拥有]的欲望，即使

只是短暂的一两天，他们 [偷] 书的做法还会继续下去的。

拓荒、救灵、培训等事工，在此文化中是有高度挑战的。

3. [朋友] 再思

查拉是好友的太太。一天她介绍一位妇女给我们认识：[这是我的朋友 H 是 Y 爸爸的太太。Y 是查拉前夫的孩子。查拉虽离婚再嫁，Y 却跟着妈妈。

查拉称 H 为朋友，是雅量还是.....？这种 [朋友] 在其它文化中恐怕是不存在的。

一天在镇上遇到好友哈山。在亲切问候后，他的左手紧握着我的右手，边走边谈。我跟太太、儿女手牵手是常有的，但跟同性朋友，那是从未有过的经历。那短短十五公尺的路，是我一生中走的最不自然、最辛苦的路。在异文化中交个好朋友，原来是这么难。

说也奇怪，几年后与黑人同性朋友手牵手走在街上，虽然还有多少不自在，却也享受文化性的友谊之手。我提醒自己，没有沙与没有黑人的地方，不要随便与男人手牵手。

住在贫穷的人群中，心中有感动要与一些人分享我们的富足。有一次，把一件不错的衣服送给一个缺少衣着的朋友，第二天走在街上时，发现一位陌生人穿着我送给朋友的那件衣服，当时心中有点气。对朋友提出我的感受时，他说：[朋友嘛！有福同享。]

个人主义在黑人社会中非常淡薄。不分享的朋友，就不是朋友。

在 G 镇设立青年中心，提供健康活动，教导人生道理及传播基督的爱。一天两个人高马大的青年人，手牵手来到中心，当时有些人在打乒乓球，另一些人在看书。不知怎的，那两位一起来的 [朋友] 竟因抢打乒乓球而打起架来，甚至血流满面。当时情况混乱，我非常生气，便告诉打人的说：[出去，三个月内不准再来这中心。]

我以为受伤的会感激我的公正、严厉，那知他俩一转身，手牵手，有说有笑地走了。

4. 草席上的双影

G 镇位于大漠南边尼国的东西大道上，公路在镇中心穿过。在镇的中心，公共车站旁，电力局及药剂中心的门口，有一棵由印度移植来的柠树。树下沙地上常坐着一些重要人物，接受来往人群的祝福。最抢眼的是老树下，那张草席上一黑一白的影儿。这对异族友谊不单常成为话题，还多次被神使用，成为多人的祝福。

九零年代初，科帝去过麦加朝圣。九三年初来到 G 镇，担任电力局主任，为小镇开始提供电力服务。我们一家于九二年尾来 G 镇，第一次见面便成为好朋友。

被称为哈基的科帝，在电力局服务近三十年，在 G 镇虽是 [外人]，很快便得到当地人的接纳与尊敬。常与他在树下坐的我——几百公里范围内唯一的中国先生。中国人不曾侵略过任何非洲国家，相反的，中国人给这片大地无数资助。好几次，黑人说：[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 更有趣的是，黑人认为中国人才是 [白人]，西方人是 [红人]。在炎热的天气中，西方人的白皮肤显得格外红。与科帝同坐，友谊深厚，同时也认识了不少重要人物。九五初，科帝因事提早退休，又遇病重，饮食朋友逐渐消失，余下的朋友中可以给他鼓励的不多。我每星期多次睡在他床边，以圣经真理、真挚友谊、奉主名为他祷告，带给他生之力量。他的心怎样我们不知道，他的口还未承认相信主，但神却明显在使用他。

一次主日崇拜后，伊沙回到家发现他的太太已被逼而回娘家。她家人说：[我们反对把女儿嫁给基督徒！] 我们用尽方法，不见果效。科帝说：[让我陪你们坐.....] 三天后，伊沙的太太回来了。[我可安排在我表弟那里放映〈耶稣传〉。] 他前后安排了四次电影布道会。教会需要一块地皮建堂，他劳碌奔波，比教会中一些人更积极。草席上的双影，温和了基回之间的猜忌、对立，搭建了无数大小桥梁，使人可以走到对方心中。福音的工作不是改变宗教，乃是让人心归向主耶稣。

5. 中国情

有一位黑人，在几年前曾随国家农耕队去台湾考察、学习，以便回国改进农业。不知在那几个月他学会了多少农耕知识，但他最感到骄傲的是，他学会了讲一些华语。不知是真是假，每次见面他便说：[陈小姐你好！] 我当然不直接回答他，纠正他说，我是先生，不是小姐。他便哈哈大笑地告诉周围的人说：[黄先生不会中文，我向他问安，他不懂得回答。] 他告诉我：[你太太会华语，每次她都正确的回答我的问候！] 当然喽，我的太太姓陈嘛！

M 是电讯局的技术人员。他是来向我学讲华语最认真、最殷勤的一个。他听、写，还录音来练习。虽然才几个月的相处，几年后见面，他还一样准确地用华语向我问安。

去看在学校的儿女时，我们听说首都多了一间中国餐馆，便去吃一餐，彼此认识。在这里中国人少，很少有机会听或讲华语。走进餐馆时，听到有人讲曼加语，很是惊奇。当我用曼加语向坐在柜台的人问安时，他瞪着眼看着我，我俩夫妇是全世界唯一会讲曼加语的华人。但当他开口时，这次轮到我们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那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太美了！一问之下，才知道他是大学交换生，去北京三年，回来时，多了个北京太太。当我知道他来自 K，大家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原来我们去他父亲的家，还跟他哥哥一起拍过相片。

黑人说：[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白种人是我们的老板。] 黑人尊敬白人，但对中国人常有一份情谊。他们与白人在一起，多安静的听；与我们在一起，常把内心的话与我们分享。土皇帝说：[我的梦想之一，便是去你们中国人的地方看看。]

6. 与土皇帝同坐

肯奴利王朝始于第十世纪初叶，亡于二十世纪初，在撒哈拉沙漠的中南部，兴衰达千年之久。曼加人是肯奴利王朝中的主要民族，约有五十万的曼加人住在我们所在的区域。由于前王朝结束，这五十万人便分别由三位 [土皇帝] 管理。

一九九二年圣诞节，我为黑人朋友及一些高官显要备礼，庆祝圣诞，我预备了法文新约圣经及太太亲手烤的糕饼为礼。

曼加人的皇帝 (MAI)，只在星期五开庭见客。于是我便在两位曼加信徒陪伴下，去向皇帝祝贺圣诞，礼貌拜会及送礼。

曼加人的皇宫位于市镇中心，回教寺的对面门口坐着不少 [食客] (靠皇帝吃饭的)。因为是星期五，前来礼拜的教徒很多，又因是开庭日，许多人把待解决的案情、纷争一一带来，请皇帝给个公道。当我们到达皇宫门口，我便以曼加语向守门的道安，并说明来意，守门的立刻进去向皇帝报告。当他出来说皇帝有请，我们便越过一个如天井的建筑物。我看到很多跪着排队的人，[他们在等着见皇帝] 领路的告诉我。一过天井便见到一空旷的露天大厅，在沙地上并排坐了二十位 [官]，在厅的中间安放一张以棉被铺的官椅，其上坐着一位微胖的老者，他的左右各站了一位大臣。我恭敬的向这位老者以曼加话问安，并送上礼物。

我永远忘不了他那惊奇的眼光，我不知是因我是中国人，还是因由中国人口中而出的曼加语。总之，他很快的叫人拿一张椅子放在他身边，然后请我坐下。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经历，可是毕生难忘。我陪他坐了一下，看他以无上权威判断各种案件。看着那些人跪着进来，又跪着退出去，他们见证这位中国人与土皇帝同坐，为日后我到任何地方去，开了方便之门。

说的也奇妙，那里的黑人公认只有皇帝骑马出门时，才可撑着一支五彩大伞。我们从未见过另有人用伞，除了我的太太。

7. 茶道

昨晚一夜无眠，精神饱满，今天仍不感到疲倦，只因昨天傍晚喝了一口非洲茶，那口又甜又浓的绿茶。

我不喜欢生活步伐给弄乱，想到这么喝茶，对身体不好，便决定去找他们，授之以正确的茶道。

非洲成年男子多围坐树下，或躺、或泡茶，这便是他们的生活。当我在路上走时，三位青年人在树下备茶、谈天，等日落日出，他们请我坐下，共享茶的美味。看着那用铁线绑的烧炭器，上面放个小茶壶，茶壶内装了半壶的绿茶，相等的水及白糖。每一壶够五个人喝。

茶壶放在烧着的炭上约半小时，第一轮的茶已备好。在荒漠，黑人常说找不到工作，说也奇怪，也有些工却找不到人做，所以 [坐] 的人满地都是。有能力的人，通常都以喝茶渡日。

[我们很喜欢中国茶，在这里有绿茶及红茶。] 他们告诉我。我想要教他们茶道，一定要先使他们知道我是内行人。于是我提到茶的种类，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泡法，然后我正经地告诉他们：[你们泡茶如中国人备中药。把水煮到只剩五分之一，又苦又浓，你们是喝药不是喝茶。] 当他们知道我喝过非洲茶之后

有二十四小时精神焕发，便笑着告诉我：[那你就喝第二喝第三轮吧！]

[我是关心你们的健康呀！]他们听得出我关切的心，于是低着头说：[你们喝茶是种享受，我们喝茶是麻木肚腹，我们不知下一餐在哪里.....]

不曾饥饿过的人，怎能了解大漠黑人的茶道？

于是每次与黑人同饮时，我只喝第二或第三轮的茶，我不忍把他们的下一餐也喝掉。

8. 你看到了！

一个忙碌的早上，S来看我。[你看到了！]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在极度贫穷的大漠做宣教士，挑战之巨，实非笔墨可以形容。我痛苦的自问：[是的，我看到了，但我能做什么？]

事情是这样：昨天我去看一个家庭，路经一个菜园，S从一棵树下向我问安，并请我去看他的菜园。沙地缺泥、缺水，种的东西会开花结果的太少了。随他在菜园走了一圈，看到的菜大概可卖两、三千非洲法郎。种菜的季节已近尾声，热天、干旱的日子已近，他大概连那两、三千也赚不到，除非他有足够的水来浇灌。他又带我看他新挖的水井，井中却一滴水也没有。

[朋友说，只要三千非洲法郎，把水井挖深，便会有水浇菜。]S解释说。

[你看到了，便要帮助我。]这是黑人的盼望，也是他来看我的原因。我向他分析，花在挖水井的钱，多过菜园所能生产的，况且井中不一定有水。

多交个朋友，多一份的关心，便多受一些伤。这是条十字架的道路。如果不是神怜悯、加力，恐怕早就自画小圈子，选择适合的人为友，对广大群众不闻不问。

4 生命何价？

在异文化中事主，很多例子显示，我们宣教士认为好的、对的、有帮助的，往往得到意想不到的反弹。

1. 财主，罪人？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路加十六 19-20）

一天晚上，我与五、六位黑人朋友一起谈生活信仰时，为他们读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财主是个罪人！]他们一致地说。

我赞同。[为什么你们说他是个罪人？]我想鼓励他们回到有关经文，引发他们思想，进而把圣经真理带出来。那知他们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说：[有哪几个人发财，不是用不正当的手段？]

我不知道圣经中这位财主怎么发财的。

[我们这里，贫穷人那么多，即使努力工作，也富不起来！如这些财主是好

人，肯分享、不自私，贫穷问题必会减少，而财主也就相对的减少了！]

[在 G 镇的富有者，大部分都是罪人。] 大家都同意这看法。

黑人朋友提出以上论点之后，便气愤的说，每年农作物收成时，富商便软硬兼施，从单纯的农民手中以低价买了米谷；等大家都没粮时，以双倍的价格出售，赚了很多钱，却害死了不少人。

饥荒之年更惨，外国以廉价粮食帮助灾民，但不是所有的灾民都有购买能力。富商却利用这机会，以小利诱灾民代买粮食，一转手又以高价在市场出售。

黑人朋友问：[这些富商，不是罪人是什么？]

虽然有钱不等于有罪，但黑人的 [处境解经法] 的确提醒我们：身为神的管家，经手钱财多或少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忠于神所托。

2. 游街示众

一天下午，我与几位年长的朋友坐在镇中心的一棵树下谈天。在炎热的季节，大部分的人或坐或躺在阴凉处，等太阳下山。

突然间，有一大群人又喊又叫朝着我们的方向走来。喊叫中充满了讥笑、戏弄、为难和羞辱之意。在人群中，一堆成年人走在中间，无数小孩子们便前前后后，又跳又叫，甚至还有人敲打木棒或铁罐，热闹异常。

[抓到贼了！] 同坐的黑人朋友说。

在人群中很明显的看到一位身穿警察制服的，手拿皮鞭，紧跟在一个抢尽镜头的中年人后面。

这位中年男贼，伪装为女人，衣着不雅，还学女人摇摆的走。此起彼落的喊叫声，述说他的罪行，受尽羞辱；先游街示众后，才送入监狱。如此一个多小时的公开游行，使他丧失自尊，一生抬不起头。

[这人以后不会再在这镇出现了！] 有人这么说。

没有改造，只有刑罚。这是令人不安的文化。

我们的邻居遭小偷，给偷了一只羊。上法庭时，法官说：[你的邻居因为家里没食物才偷，你就可怜他吧！]

又一次，两个朋友闹上法庭，法官问老的什么事，老的说：[我替他工作，他欠我五千非洲法郎。] 法官对年轻人说：[你小，按文化你要尊敬年长的，给他五千吧！] 年轻的连讲话的机会也没有。

是非不值一分钱，为了安静的生活、和睦的社会，是非、公义要靠边站。

我怀疑，如此价值观，对真神的慈爱、公义会有什么反应。

3. 沙漠土狼

土狼是种贪婪的动物，只要看到食物便大群围坐，一分一寸的逼近，耐性十足，直到得到食物为止。以下是两则真实故事：

土狼与白衣人

一个男孩从小便在 [沙地可兰经学校] 学道及背诵经文。他聪明、勤学，把

经文背的滚瓜烂熟，因此被同学称之为 [小宗教师]。谁知这称呼却惹怒了老师。

有一天晚上，师生围坐沙地，中间烧了一堆火，或念或背诵的做功课，在此起彼落声浪中，学生们各念各的。由于是沙地学校，大家可自由的或坐或躺，不拘形式。逐渐的，有的学生就地而睡，努力的会持续到清晨。

这男孩最后也睡了，在睡梦中他见到一白衣人安详的坐在他身边。当他梦醒时，已是清晨祷告的时间。他惊恐的发现火堆已熄灭，周围有十双饥饿的眼睛，更可怕的是，其它的人全不见了。

老师和同学去了那里？为什么土狼没吃他？后来他才知道，老师因嫉妒而产生谋杀他的念头。当他长大成人时，听人讲耶稣的故事，看到图案中的 [白衣人]，他才明白当晚在沙漠中所梦见原来是主耶稣，是主救他免于遭受伤害。他不但信主，日后还成为主所用的布道家。

文化土狼

好友太太生了一个儿子。照文化风俗，女性亲友一连七天，自备三餐，来到新妈妈的家相陪、协助。做丈夫的另找地方住。

在这星期中，有一位教年长的日夜陪伴。到第八天是 [命名礼]。当天由牧者主持感恩礼，宣布婴儿名字，礼成后便吃早餐。命名礼之后，主人便下杀手备午餐。主人送牧师及陪伴七日的年长妇人各一羊腿，其它的是给产妇及来宾。在等吃中饭时，一些有空的青少年人在树荫下听音乐、玩卡、聊天、需要时便帮忙。

朋友三十五岁娶妻，贫穷的他喜得一子，就想好好庆祝一下，与亲友一起向神感恩。他向我们借钱，买面粉、白米、白糖、油、茶、咖啡、奶粉、羊及衣物等。婴儿满一周的前夕，妇女们就炸油饼，放在屋里新妈妈的床下，命名礼当天，天未亮，妇女们又煮肉汁，以便礼成之后以肉汁及饼请客。当晚有近十个妇女在屋里屋外睡。

第二天清早，近六十人来道喜、送礼。礼成后，主人才发现那多如小山的炸饼，很多已不翼而飞了。午餐时，友人送一碗羊肉汤汁及饭来给我们，除三小段小肠外，一片肉也没有。

炸饼、羊肉跑到那里去了？

友人说：[那些妇女.....] 当我听他诉说所发生的事，我仿佛看到那一分一寸逼近食物的贪婪之眼。这是我在大漠所遇到最无人道的经历。

当晚我太太为他们预备晚餐时，这位新妈妈立刻把食物收到铁箱里，说：[有很多苍蝇！] 苍蝇哪有土狼邪恶？

4. 两个世界

[先生，请看在阿拉和他先知份上施舍、施舍] 当我转脸看讲话的女人时，我的魂魄几乎吓飞了。她比电影中的鬼更吓人。如果不是听到她的声音，闻到她特有的黑人味，看到双脚的确有着地行走，我还以为见到黑鬼。

[这女人在 M 市已有几年] 当地的宣教士同工向我解释，[我们差会医院有专科整容医生答应为她美容，却遭到她家人拒绝。]

[为什么？] 我问道。

贫穷的尼日乞丐多，多到一个地步，很多人还以为这是一种职业。父母带年

幼的在街头巷尾讨乞。好几次，我看做妈妈的教导才三岁不到的向我讨钱。一些青少年人 [专职] 作乞丐；一些有钱、有地位的虔诚回教徒，特地打扮成残废的可怜人，苦修，把所讨到的捐给清真寺或孤儿院，成为社会所乐谈的美事。

如果施舍是阿拉所立的信仰生活化规条，乞讨便加倍提供此规条的应用机会。

大多数的乞丐讨食与信仰无关。他们饥饿、可怜，如果你有怜悯的心，却又无法满足所有的乞丐，你会把手中的钱给谁？很多人选择了这面目全非的女人。

如果这女人经过整容再上街乞讨，她便如其它的乞丐一样，无法赚取额外的可怜及收入。结果呢？她收入差，背后靠她生活的人便惨了。

同样一个人，生在大漠与生在另一世界，结果完全不同。提议整容是好意，但在另一世界，可能是件多此一举的事。在异文化中事主，很多例子显示，我们宣教士认为好的、对的、有帮助的，往往得到意料不到的反弹。

不愿意从自己的世界跨入当地人的世界，只想保持 [外人] 的身份、立场的宣教士，恐怕是浪费时间的，因为很难被当地人接纳。

5. 坟场在那里？

五月份的大漠，天气之热非笔墨可以形容。一天傍晚，我在树下纳凉、阅读，看到一位身穿军服的人向我走来。他礼貌的问安，并说他认识我。看他的服装，知道他是位狱卒。

[狱长叫我来，他说希望你能帮个忙。] 他说， [一位犯人刚去世，因他是基督徒，我们要找位牧师为他祷告、安葬。]

我曾多次去监狱布道，有几位犯人来自讲英语的国家，凡是非回教徒的，都被称为基督徒。这几位外人也就被登记为基督徒。当地监狱设备恶劣，又缺粮食，每年五、六月都热死或饿死了不少人。虽不肯定死者是谁，或是否已信主，但这却是表达基督之爱的大好机会，我对他说： [你先回去，我们准备一下便来。]

我及六位主内弟兄抵达小山上的监狱，双方谈好，坟墓由监狱负责，我们负责处理尸体。在回教世界，死者不可以过日才安葬。于是我们买了白布、清洗尸体，用白布裹尸。一切备妥时，我看到不少人暗中议论。终于，有一位狱卒与一位弟兄前来告诉我， [监狱的车没有油，可否用您的车？] 那时已是晚间八点多，虽然我的车不适合，但想到不快点行动，不知要到几时才能将这位仁兄安葬，于是答应。

我的车不大，把车后门打开，将死者抬上车，之后十几位搭车的，又坐又站又吊在车外的上路了。由于裹白布死人的双脚伸出车外，车子经市镇中心恐怕不好，于是我们便朝无路的沙漠走。

走大路，十分钟可到坟场，但走沙漠路，我们却走迷了。身后的黑人七嘴八舌的说向东、向北 ，我分不清东西南北，苦的是在深沙中又不敢轻易停车。最后，我冒险的停车，叫一些人下车找坟场。那是一个漆黑无光的夜晚。

他们找到坟场，我把车开到坟场旁，用车头灯照着前面一片堆满了石头的沙地。经过一些时间，他们终于决定一个位置，要在那里挖个洞，埋葬这位异乡客。

经过半个小时的苦工，犯人们突然停工。 [够深了吗？] 我问。 [不，是挖到别人的坟墓！] 其中一位不悦地说。这怎么办？我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向这边继续挖，别在动别人的墓！] 黑暗中有人说。

最后，坟墓挖妥，尸体也平稳的入土，一张新的草席盖在尸体上后才盖上沙。

一切完毕后，一位黑人走到旁边，拿起一块石头，放在这新墓的一端，当做是无名的墓碑。

难怪今晚会挖到别人的坟墓！

6. 你有几个孩子？

[你有几个孩子？] 这个自然，友善的问题，是交友时的好话题。刚来到大漠，我初结交不久的中年曼加朋友，却给这问题弄到下不了台，稍为注意一下，十年来我发现黑人几乎没人问这问题。

[阿里、阿敏娜、曼曼.....] 朋友试着讲出所有儿女的名字，希望能算出他有几个儿女。看他那迷失、不肯定的眼神，我知道他有困难。果然他改变方式，算大老婆、二老婆 ，分别有多少儿女。最后他不好意思的说：[大约十八、十九个吧！]

我对于 [大约] 这两个字，担心、不安了好久。一个做父亲的不肯定自己有多少个孩子？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件事困扰了我好久。但，日子久了，了解黑人多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不易回答的问题。

大漠居民原本流行多妻，一千年前受阿拉伯人信仰的影响，多妻制便得到文化及信仰的双重鼓励。我的黑人朋友中，基督徒之外，中年男士一生只有一个太太的，仅有一位。

传统的多妻制，没有限制。在阿拉的信仰上，同时维持四位太太是合法的。所谓 [维持四位] 的意思是，如果要娶第五位，只要休掉已有的四位之一就可以了。多妻引起的不和睦，使离婚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一位四十岁的女人，离婚、结婚达三、五次的比比皆是。

如果你问一位有多位太太，也已休了好几位太太的男人，[你有几个孩子？] 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会不会算术，或他是否有很多孩子。最大的困难是，有好几位儿女，他还未决定要不要他们。

一位被休的太太，有责任去养大年幼的孩子。一般来说这女人在很短时间内又再嫁。亲生父亲，按法律，当孩子七岁时，一定要决定要不要这孩子，由于离婚个案多，男人有不少未满七岁的儿女随着妈妈，进了别人的家。孩子与父亲少见见面，除了一些男孩，父亲要他们的可能性不高，再嫁的女人，带着孩子去到新的家庭、受苦、吃亏的往往是这些孩子。这些有父母的 [孤儿] 成为社会头痛的问题。

在大漠，孩童能活到五岁的机会只有一半。在这情况下，有几个老父亲会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孩子呢？

7. 只要有饭吃

真正的贫穷、无助是怎么回事？

沙漠缺水和泥。大部分的建筑物都以沙掺极少量的泥、草及动物的粪，晒干成砖而建，用草建的屋子也有，有能力用水泥建的屋子极少。

九四年的雨季（六至九月）是尼国三十年来雨量最多的一次。当时在家乡述

职的我们，收到不少信，报告某村、某镇因大雨而倒塌了多少屋子，有些甚至在水中融化而消失，伤亡更不用说了。

九五年五月重回工场。与友人重逢，席地而坐述别情。我们天南地北的谈天气、景色、政治、经济……。我纳闷不解：他们只提去年收成好，一句也没提 [灾难] 的事。于是我问：[去年豪雨，引起的损失……] 不等我问完，友人说：[我们非洲人，只要有饭吃，其它的都不是问题！]

[只要有饭吃！] 好陌生的一句话。

屋子到了，可以住树下、睡沙地。

每饭吃，即使住皇宫也无法入眠。

不曾饥饿过，无法了解其心情。

没有贫穷过，还常以为神亏待我们。

活在两个不同的 [心灵] 世界，观点与角度竟是如此的不同。离乡背井，冠以 [宣教士] 之名，多年走在大漠黑人中，如果我们从未更深一层与他们相遇过，不曾与他们在生命的道上交往过，恐怕这宣教士还是个陌生的外人，离摸到人心的事奉还很远。

只要有饭吃！想到黑人的心声，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口中的鸡腿无法下咽。

8. 死亡陷阱

好友 K 由 A 市回来，我陪他坐却找不到安慰的话。他远赴 A 市，却连亲弟弟及另三位亲人的坟墓也没看便回来。看到我时，他目光无神地重复着：[他们连油桶也偷！]

K 是机会主义的政客，曾当过我们这区的议员，他名声虽不好，但我们之间却有一份微妙的友谊。与他坐时，我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听说一辆卡车过沙漠时迷了路，以至三十六人中，只有三位生存者，但我不知道详情，以下是他告诉我的悲惨故事：

B 镇是尼日最偏僻、孤立的省之首府，位于大漠中心。A 与 B 两市镇相隔七百公里，一望无际的沙海，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骆驼或大卡车。前者费时一个月，后者三、五天。路虽险恶，但公干或经商者还会往返于这两地。

[那天我弟弟与亲人乘大卡车由 B 镇回 A 镇……咳！那些没良心的人。] 他伤心的说。

几年前，省长夫人及她的孩子们，便是因迷路而葬身大漠。政府为了此事而以无数的大油桶沿途安置，作为指引沙漠客的路桥。但贫穷又无知的过路客，为了一点点的利益，便东一个、西一个的偷油桶，久而久之油桶不复存在。

[他们的卡车迷路了三天，当找到时，只有三个生还者及几具死尸。大部分死去的人，因步行离车去找水而葬身大漠。]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坏行为，却成为许多人葬身大漠的主因。

沙漠看似平静，毫无险恶，却充满死亡陷阱。

新世纪的开始，因缺乏食物，很多人决定离乡背井，跨过大漠，到北非一些国家去寻找机会。一位慕道友 M 兄要去利比亚寻金，先他一批前往利比亚的近百寻金者，经过十天的路程，历经这全世界最危险的路程之一，又逃出死亡陷阱者，不超过三十人。

知道险恶，却没有得救的知识，最终还是丧失生命。
在属灵的事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9. 生命何价

四月一个星期六早上，好多青年来青年中心借书、阅读杂志、玩游戏或打乒乓球。A 是中心的同工，他负责开门、打扫、登记借、还书及维持秩序。他认识大部分的人，他的友善、朝气，使来到中心的人都很开心。

约早上九点，A 问我，他家有事，可以回去一下吗？他的家很近，于是他便和来传讯的小孩回去了。我没问他回去的原因，坐镇在中心里，与友人有良好的沟通。约一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除了安静一点之外，看不出他的心事。

下午五时，我们预备关门，青少年人向我们说再见后便都走了。当中心只剩下 A 及我时，他说：[Mr. Wong，早上我回去，帮我姐姐埋葬她死去的小女儿。]

我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一整天在一起，他失去了一个亲人，却毫无伤感，照常工作与人谈天，好像没有事发生一样。我想安慰他，却无从着手。不伤心，何需安慰？[Mr. Wong，我们非洲人就是这样，生得多，死得多，全是阿拉的旨意，我们能做什么？] 他的无奈、无望多过了顺服阿拉。

在大漠边的黑人，他们的生命真是如此没有价值吗？死了一个可爱的四岁小侄女，连一滴眼泪也没流，是正常的吗？

不认识真神的爱，不知道救恩已完成，大漠人民只有绝望、认命。

主耶稣为世人每个人舍命，谁肯关心大漠千万灵魂，去把爱、盼望、永生之道向他们传扬？

5 福音桥

很多时候宣教士在搭桥梁，
希望能走进人的心中，
桥彼端的落地点，
决定沟通的内容，
桥梁越多越好，
但福音的使者必须掌握搭福音桥的秘诀。

1. 耶稣，衣服？

有一个谜，我多日思想不得其解。

这个谜是，离我们约六十公里的 G 村，在一次公开性的福音聚会中，竟有三十人愿意归信主。

我不明白的是，过去三、四十年，前后有过十位宣教士在曼加人中间工作，果效屈指可数。尼日东部是撒旦的堡垒，我们都用力祷告，求主动工。一次聚会有三十位曼加人信主，是神迹，还是另有原因？

我们都希望这些人信主是真诚的。

一天下午，S 路过时来到我家。他住在 Z 市，三个月前在 G 村的福音聚会他也在。我们虽然不熟识，但同是主仆，便很自然的谈起事主之路。当我知道 S 在那次聚会之后便被派去 G 村做牧者，于是问他：[G 村的信徒情况如何？] 他叹了一口气说：[很少人肯来。]

他告诉我：三个月前，北欧的差会聘请一些传道人，负责的白人相信，学当地语言是费时又费力，让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于是白人当讲员，请一个会一些英语的黑人当传译，北欧白人的英语不易明白，白人又不会曼加语，在沟通之后，讲员问：[谁要耶稣？] 有三十双手举起来，于是那三十个人各得一件衣服为礼物。

[只要我们带衣物、食品，还是会有人来，但我们哪有这么多东西给？] S 摇着头说。他说有一次衣物带少了，得不到的又吵又闹，弄得很不愉快，于是他决定不再以物质吸引人，结果除了 C 便没人肯来了。

这差会拒绝我们去探访这些 [信徒]，他们以大量金钱，吸引人才及 [买] 人信主。在福音工场上，我们又增加了一些困难。

2. 何必改信耶稣？

九五年五月，我们一家述职完毕回到工场。有人向我们报告好消息：在一百公里外的 M 镇上有一批曼加人信主。于是我放下行李，立刻驾车前往该镇去了解情况。D 是 B 宣教士聘请的黑人传道者，这些曼加人信主是他努力工作的果效。感谢主。

四百万的曼加人尚未有翻译好的圣经，也无教会或自己的传道人，他们是传统的回教徒。为了建立有根有基的曼加教会，也预备他们面对各种逼迫，我建议为所有曼加信徒举办造就性聚会，有七位答应参加。

在一个炎热五月天的星期五晚上，约有二十五位信徒聚集在月光下。当主领人致完欢迎词，我便兴奋地以神的话语教导、鼓励他们。看着这些信徒我就感谢主，曼加人信主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当我分享不到十分钟，不得不停下来问：[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在星光下有黑人吵架的声音，而且越吵越大声，我的问题并没立刻使吵架声消失。过了几分钟，有人说：[他们想知道你会给多少钱？] 另一人说：[D 说宣教士很有钱，只要信耶稣，好处多得很。] 又有人说：[D 答应.....] [他们讲谎话，我没这样说！] D 生气的说。陪灵会变成吵闹会。我只好宣布散会，请大家冷静、祷告，明早再继续。

第二天早上七时我去到聚会地点，我非常伤心听到吵闹、埋怨声四起。当他们在他们当中坐下时，他们才安静下来，一位高头大马的说：[D 答应我们，我们才来。] 我尝试向他们解释何谓信耶稣，又说他们由 M 来到 G 我们负责交通费、伙食、住宿.....。他说了一句使我一生难忘的话：[我们以前信奉阿拉，极其贫穷，如果信了耶稣还这么贫穷，何必改教呢？]

他说的有理，不肯信耶稣，改教又何必呢？

3. 命名礼

[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
(路二 21)

割礼与命名礼是大漠黑人的重大礼节。虽然割礼不在第八天举行，但命名礼却肯定是。

约翰的太太生了个女儿，身为基督徒的他决定请我主持命名仪式。按照传统，只有父母及主持仪式者预先知道婴儿的名字。

那是个七月天，早上六时，天已大亮。在两个儿子陪伴下，我们前往约翰家。虽才六点，好多亲友已围坐屋前的椅子或草席上。一般来说，当宗教师一到，仪式很快便开始。但当天约翰与几位黑人在一棵树下讨论一些事，以至延迟了仪式的开始。

我站在众人面前，向大家请安，多谢亲友的出席，感谢神赐下新生命，母女平安。在宣布婴儿的名字之前，分享了一篇简短的信息。当他们把婴儿抱来放在我手中，我便宣布其名字，为婴儿及这一家祷告、祝福，便礼成。

命名礼进行时，男女分开。男的在屋外，女的在屋内，当名字宣布时，那些靠宗教活动生活的人便高声宣布名字，以至屋里、屋外，甚至邻居都闻声而欢呼。这些靠宗教活动吃饭的，便在不同的人面前说些祝福的话，期望领受祝福的人会给他的一些钱。

礼成后，主人便杀羊，备午餐请客。按照文化，一支羊腿要给主持仪式者作代价。

为了这仪式，无意间我为自己加了两个 [敌人]。这还是仪式后两天才发现的。

这天，我与好友 K 坐在树下的草席上。K 有地位，而我又是唯一的中国人，来往的人都喜欢向我们问安。当时有两位年长者经过，他们只跟 K 握手、问安便走了。这是公开表示不满的意思，何况我们也彼此认识。K 叫他俩回来与我握手，我也友善的向他们问安。当 K 看到我迷惑的表情，便说：[这两位是这区的宗教师，命名礼那天，他们要求约翰给他们说几句话，希望能分到羊腿。他们是靠此生活的呀！]

由于 K 的帮忙，我们化敌为友，我向他们保证，我不是靠羊腿而生活。

大漠人民多向往参政、当兵、当警察、经商或做公务员等职业。但这些职业需要背景，不是人人可得。由于文盲多，当宗教师的也就很多。背诵可兰经、学拜功、礼节、三餐乞食，长大后可当宗教师。一旦收了学徒，便以宗教师身份出现，学生乞食养老师。为人祷告，主持宗教仪式（生、老、病、死等），有些还写经文当符咒，皆有一定收入。

宗教师多，为了挣口饭，他们之间问题也多。这种情况，对福音事工的拦阻也大。

4. 他说我去不了天堂

有一天早上，朵那黑着脸来告诉我：[他说我去不了天堂！] 朵那是我们的邻居，任职于电台转播站，虽然他是虔诚的回教徒，我们却是无所不谈的好朋友。他也是周末福音茶会的常客。在黑人中，他似乎比谁都黑。

[发生了什么事不愉快的事？] 我请他坐下，自己也拉张椅子在他斜对面坐

下。[我几十年中心的祷告、施舍、禁食、全心顺服阿拉、尽量行善，如我去不了天堂，谁能去？]原来朵那住的那一区有两座清真寺，分别由两个弟兄负责。他们又分别属于两个敌意甚浓的派别。[拉羊]是平常的。在斋月期间，朵那生大病，以至暂时无法禁食，也去不了清真寺祷告。他的宗教师以为他转投另一派，见面时竟生气地说了重话。

[我们回教徒，一生顺服阿拉，即再苦也不怕，为的就是希望免去地狱之火而能去天堂。]突然间，他定睛看着我，话题一转，问说：[圣经怎么讲？]

我陪他读法文圣经，先从有关祷告、禁食的经文读起，后读有关救恩的经文。每一节我都请他自己读，除非他不明白才问我，不然我都不主动解释。

我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黑人回教徒常指控基督徒不忠于圣经，照人的理性解释神的话。我让他自己读神的话，让神自己向他说话。二、在各重大课题上，回教经书的教导多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让朵那自己读圣经，使他看到圣经真理是建立在清楚、明白、可信、前后一致的教导上。

当他在读并思想神的话语时，我向父神祷告求圣灵引导他进入真理。感谢主，经过一个多小时，他放下手中的圣经，炯炯有神地说：[圣经记载神的话是那么真、那么可信，我决定一生跟随耶稣。]

[你去不了回教的天堂，但在耶稣里，他应许信靠他的人可以上天堂。]（回教的天堂观是在地上、物质的、情欲的、成功及有河流的地方，那是个无神的天堂，这观点与圣经所应许的，根本是两回事了）。

回想过去几次的斋戒月，神都在这段时间特别动工，以致好几位慕道友决定信主。

5. 福音茶会

为了未得之民，而到大漠荒野，接触人、与人为友、把福音广传，是我的祷告。

非洲人喜喝茶，所以[以茶会友]是上策。

周末晚上，为朋友备茶，星月下谈天。一些不大熟识的也常因茶香而加入我们。我们从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农耕、保健、家庭、信仰，无所不谈。这些晚上令人回味无穷。举些例子与大家分享：

- 起初法语根基差，常常答非所问，洋相百出。
- GC的祖父是意大利天主教圣职人员，他们移居美国。他以和平志愿团身份在尼国服务。在一茶会中，他听到阿拉信仰者的言论，很激动的分享他信主的见证。事后他说，在他的家族中，从来没人像他那样分享个人的见证。
- 司提反与阿里吵到差点打起来。阿里说：[我可以为可兰经而死！]
- 山打自认为宗教师，善于辩论。每次有备而来，手舞经书，口出难题。他的目的是为难，因此常问似是而非的问题，又不要答案，使我穷于招架。神怜悯我，有个回教徒来找我，表达他对山打的态度不能接纳，但却希望听我对山打所问的题目有何看法，后来他信主了。输了辩论，赢了人心，又何妨呢？
- 在月光下与八位政府公务员谈家庭、婚姻、多妻、多子女、多离婚所带来的社会、家庭问题，这些朋友都看到了。我们从可兰经到圣经，从多妻到

一夫一妻，又从神的心意谈到实际的利弊。最后，有人说：「太多太太不好，两个最好！」

- 一次查马太福音中「两条路」的经文。近九成九的尼国人民是阿拉信仰者，对他们来说，多人走的才是对的路。当他们听到「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七 13-14）时，经过热烈的讨论，哈山立志信靠主耶稣，走永生之路。

6. 下乡布道

去 BB 村布道是我们最喜欢的事奉之一。这村离我们二十五公里远，约有五十个家庭，却有八位回教宗教师，在那里有好多慕道友。

当我们的车慢慢驶近村子，闻风而来的孩童、青少年，甚至成人都前来欢迎我们。有时我会怀疑，宣教士驾着车在贫穷大漠乡村出现，所引起的反应的真正原因。

车都还未停下，便听到一个又一个的说：「Marabah！」（欢迎）。步出车门，几十双手向我们伸来。握完这些大大小小的手，口中不停的用曼加语问候，在前呼后拥的情况下，我们进到 M 的家。

到屋前的树下，我们才开始较具体的问安，如：家人好吗？田中工作如何？健康如何？风沙大吗？太阳热吗？.....然后便男女分开，男的在树下草席坐，女的去到泥屋或草屋谈天。一个问安一份情，问安越多，友情越坚。「问候」把人带在一起，消除隔膜、增强和睦。

与主人同坐时，路过者也一一向我们问候。较熟的，握手问候时，或坐或蹲，有的握手一次，直到问候完才放手；有的一握手便放手，收回去的手在心门上点一下，口中不断问候；有的握三次手才算礼成。

接着我们（男的）去拜会村长，把神的祝福带给他。村长很喜欢我们的来到。有黄种人的祝福，及会讲曼加语的中国人，大概只有我们，他当然开心。

当我们回到主人家，开始讲圣经真理时，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一个小故事，一点真理的说明，往往费时一、两个钟头。他们对圣经认识少，所以疑问多。过路行人多，每批都有三、五个人问安，所有的人都要回答及向行人问安，如此礼尚往来，接着又回到神的话语，这是有趣的经验。

如果是下午去 BB 村，我们通常会留下吃完晚餐后才回家。由于他们贫穷却好客，所以我们也带些米、菜与他们一起煮，共同分享。

我们可以一直谈到伸手不具五指（在没有月亮的晚上），天未全黑是不吃晚餐的。即使有时点着土油灯，当晚餐时，也是把灯放在一个角落摸黑吃饭，讲究学问。预备吃饭时，大家先用水洗右手，一大圆盆装满食物（多为小粟米或高粱或玉米粉，或白米饭），而食物上浇着多味精的菜汁，放在沙地上，用餐者围坐或蹲在食物前，看不到是米饭还是高粱，也不知有什么菜。祷告之后，我们便从正对着的一角，用右手抓食，不可随意捞过界。如摸到肉，便安静的吃，不要让人知道，五、六人吃的盆中可能只有一片肉，吃到的算幸运，吃不到的不知有肉，也没什么好伤心。吃饭时，从没人讲话，吃得慢的很快发现，他们的那份被友善的饿客吃完。他们都喜欢在我左右，因我吃得少，食物又热，用手指当筷子，实在不能随心所欲。

摸黑吃饭的原因，也是为了和睦同居。

[请再来教我们有关神的话语！] 当然，我们乐意一而再的回到他们当中。

7. 有史以来

Isa 信主了。他邀请我们去他的乡下，于是我们一行五人去 KK 村。

KK 村约有两百个曼加人家庭。村子四周皆为沙海，我们决定去认识村民并为他们放映耶稣传。村长为我们选择了聚会地点。由于场地不大，便决定只请成年人来观赏影片。

当晚无月、星光也稀少，大地一片漆黑。我们所借来的录像投影机 (Videoprojector)，是用汽车电池发电，音响、画面，只适合有限的人数。

村长拿了张椅子坐在前面。在漆黑中，不知多少黑人涌进来。当电影一开始，投射在墙上白布的影子，吓坏了不少人。那些人在墙上走来走去，还会讲话，黑人间开始了吵闹的讨论，各自发表意见。一下子，整村大小全来了；微弱的音响给吵声盖住，微风吹动了白布，以至看不清画面；人多到找不到一点空间。侯萨语的影片，不是每个曼加人都听得懂。坐在草屋下得我，因不少观众爬上草屋，使我整夜提心吊胆，除非小孩及一些人离去，不然这注定是一失败得电影布道。

[为什么有这么多小孩子进来？] 我问。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放映电影，我无法拦阻他们。] 负责看门的弟兄说。

这是个彻底失败的夜晚，一切都不顺利。曲终人散时，已近午夜。有几个黑人说要与我谈谈，我叫他们早上才来。这么个失败的经历，使人感到特别的累，也提不起精神多谈什么。回到住处，在一树下的草席上，倒头便睡。但我怎么也无法入眠。这么多人与世隔绝，从未听过耶稣福音，他们毫无机会地走向灭亡，我们最少要给他们一个机会.....朦胧中我睡着了。

天边才出现一片曙光，我从草席上醒来，却看到 A 和 I 两位年轻人坐在我旁边。

[昨晚的影片感动了我们的心，我们要认识这位耶稣.....]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讲解，他俩接受了耶稣。

人以为失败的，神却行奇迹。后来我们买了一套影音器材，许多人也因此得到福音的好处。

8. 真理的寻求者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太七 7)

哈山服务于电话局，专职安装电话，维持线路通畅。G 镇只有三十七个电话用户。他有的是时间。

从来到 G 镇的头几个星期起，哈山与我便成为好朋友，几乎每天见面。在回教徒朋友中，他是最有思想的一位，在问与听之间，我可看出他是真理的寻求者。

他几乎不曾缺席过我所主持的周末福音茶会，我们一起探讨信仰、生活等问题。哈山常把他从回教宗教师那里所听到的提出讨论，当他去找宗教师时，也把圣经的看法提出，双方印证、对比。

在福音茶会中，不时来了一些热爱辩论的回教学者，有限的法语加上对回教的认识不够，我常被杀得落花流水、无言以对。但辩不过不等于失败，真理永存。话虽如此，无言以对，的确不是个好结局。在我低沉时，哈山一而再的说：[我还在想昨晚你所提到的经文！]

一天中午，我从崇拜回来，看到哈山在等我。[我决定信耶稣了！]他兴奋、勇敢地告诉我，他知道作这决定之后会面对什么。他说：[昨晚你提到：“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七14），那时我就决定，无论那门有多窄、路有多难，我要走永生之道。]

信主后的哈山开始上圣经函授课程。有一天，当我去邮政局时，他任职于邮政局的太太问我：[我可以上圣经函授课程吗？]这课程并非为不认识主耶稣的人而设，但拒绝她的要求，并不容易。于是我便把第一课给她，从此石沉大海。

哈山信主时第一个请求是，[为我的太太祷告，希望她也信耶稣]，于是我们一起祷告。哈山信主五个月后，我们决定给师母的朋友（全是女的），主办一次[耶稣传]的电影晚会。当晚来了五十人左右，女的只有二十人。感谢主，圣灵动工，当晚哈山的太太决定信主。神听祷告。

回到家，哈山的太太把函授课程细读，回答问题。第二天早上，她把功课交来。从此她顺利完成十三课，而没有任何错误。

[我以前读书成绩很好，以为哈山能上的函授课程，我一定没问题。那知这几个月来，我重读第一课，却一点也不明白，一直到昨晚，我看耶稣传时，知道耶稣是救主，我相信了他之后，对函授第一课中所说的，恍然大悟。]这是她的见证。

这对夫妇寻求，神就给他们寻见。**神的信实，是我们事奉他的人最大的喜乐。**

9. 文化认同

宣教士上工场时，立刻面对文化认同的考验，这挑战往往决定了日后事奉的方向及果效。

比雅是位爱主的年轻宣教士，虽来自不同差会，我们亲如一家人。他的宣教策略是先组成六至八人的宣教队，一起上工场，截长补短，齐心为主。身为队长，他先来小住几星期，租屋子，以便同工来到时，尽快展开福音工作。

为了与黑人认同，尽快被接纳为[自己人]，他及队员决定生活起居要与黑人无异，至少相差不远，衣着、外表，样样学效黑人。

在以神学为文化中心的回教徒中生活，他们决定在家门口，特设一个如回教徒祷告的场所。当虔诚的阿拉信仰者，一日数次向麦加祷告时，他们决定向耶路撒冷（从大漠向这两圣城祷告，其差别只有两度）祷告。有时他们面对的方向不正确时，过路的回教徒还以为欧洲人方向感不强，友善的提醒说：[方向不对，祷告不灵]。

在祷告时，回教徒常用一块二乘四尺的小地毯；比雅他们也用。

重复念阿拉的九十九个名字，是大漠回教徒的重要宗教活动。人手一串为数三十三粒的念珠，重复三次手中的珠，便念完九十九个名字，藉此积公德。这些年轻人宣教士也各买一串珠.....。

黑人朋友说：[那几个白人成为回教徒了！]

文化认同共分三个层面：

应鼓励的

学当地语言，吃他们的东西，穿一般人穿的，如需要下田、牧放可加强了解民生，学习礼节。多听、多问、少讲，尽量去了解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明白当地人的喜怒哀乐。

应有智慧的

外表形式与内涵要有关系。教会的活动、教堂、工具、衣物等看得见的东西，时常出现意料之外的效果，会歪曲了内涵的本意，应当避免。

世界观是社会运行所有活动的大齿轮，一齿紧扣一齿。宣教士的努力，往往只是针对局部，希望加以改变，所引起的反弹可大可小。

从拓荒到建立教会，任何一句话或一个行动，只要连续重复三次，便很可能成为教会的传统。反省是可贵的，请教前辈是明智的，等候神动工却是最重要的。

应避免的

有外表无内涵的教导；玩弄宗教名词；为果效而廉价出卖真理；为生存或个人利益而妥协；轻看当地文化，以为有圣经真理便足够；尊重文化而降低圣经的权威；相信圣灵的大能而忽略了为当地语言文化的重要性，都是不智的。

10. 佳美脚踪

[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赛五十二7）

我喜欢讲道，传福音，传扬神的作为，建立信徒引人归主，我心喜乐。但神给我一个新的经历：到讲法语的尼日向曼加人去宣教。短暂的学了法语，一到工场便学曼加语。这经历好比一个演说家突然变得又聋又哑、又急又苦。如果不是神的呼召，正常人是不会选择这条路。在这里，让我与大家分享一些讲道及分享福音的经历：

到工场的第二个月，当地无牧者的小教会请我于下主日证道，我欣然答应。在尼国，教会的语言是侯萨语，如用别的语言就必须传译。我用整个星期，逐字把讲章用法文写下，重复更正文法、用词。请内人当听众，给意见。由于会的法文有限，即使我讲的特别慢，也只不过费时十二分钟，而超过一半是念有关的经文。

主日早上，我心情紧张，唱诗、祷告，全是心不在焉，在默想讲章中，我突然发现有人开始证道，而讲员不是我。当负责弟兄知道时，教会向我道歉，然后问我是否可以在下主日分享。这不是个很鼓舞人的经历。

终于，我有机会向黑人信徒讲道，I 兄代为传译。那感受太棒了。但我兴奋地太早了，I 兄才传译了几句，便要求做老师的 Z 兄传译。做教员的听惯学生不

太正确的法语，所以 Z 兄可以明白我在讲什么。我真是苦呀！

九二年尾搬到 G 镇，镇上有一小教会，由一年长的传道人带领。由于他没受过多少教育，他重复用几篇相同的讲章，对圣经的知识有限。多年做牧者，果效少。就这样没计划的一天过一天。在非候萨区，信徒多为外省来的侯萨人，教会只用侯萨话，这教会不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使身为宣教士的我们吃了不少苦。近十年来，除了自己讲道外，我们只明白讲道的皮毛。

在崇拜中，牧者常提到 [WONG]，按情况多少知道他是要我祷告，还是祝福。但他也学一句英语，好几次在开始讲道时间问我说：[Are you ready?] 敬拜神是我最喜欢的，传讲神的话是主仆的福分。但这么个 [Are you ready?] 却使我坐立不安。

在大漠这一区，两千人中只有一位基督徒。宣教士主要的使命便是广传福音，领人归主。语言有限，在教会中讲道固然难，但传福音更难。

学新语言都必须经过一个 [讲易，听难] 的阶段。令人常有失败感的是，这个阶段几时终结没人可预测。[讲易] 是讲者选择用词，[听难] 是别人讲、听者处于被动，面对摸不着边的词类，干吞口水。曼加语是我学的第九种语言，有这样语言背景的宣教士，是利是弊，不能一概而论。

我喜欢与朋友一起谈生活、信仰。有一次谈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位阿拉伯朋友问一个有关 [ENFANTE] (神独生子) 的问题。那时我法语的程度还不够去明白这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明白的人知道我的法语差，不明白的以为我这个做牧师的还不清楚自己所信的是什么？

曼加语难吗？平心而论，所有新的语言都很难，但曼加语比很多语言还难一点却是事实。为什么？J 夫妇是这一带所公认最有语言恩赐的专家，二十多年来，他们仍无法完成一单行本的圣经翻译。所有的宣教士，包括过去到现在的，学曼加语的人是有，但会用这语言传讲神的话的只有三个人，我们可用曼加语谈天，简单的介绍福音，如此而已。

述职时的讲道是另一种的考验。多年来没什么机会用华语，用这已生锈的语言讲道，想少一点无关紧要的 [呢]、[那么] 等废话是不容易的。一句话用得不好，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箴二十五 11)，是所有宣教士的梦想。

为了顺服神的呼召，在跨越文化的事奉中，我们虽无法有效的以言语来事奉神，但愿神怜悯，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他的信息，一生荣神益人。

11. 还我自尊

一位在莫三鼻克事主的宣教士，于公元两千年十二月写了一篇悔悟性的文章，讲到他在工场看到当地教会贫穷、无助，于是买了两辆单车，送给两位可怜的圣经学校的老师，却导致教会的分裂。

为什么？

在尼日，一位从欧洲来的宣教士，毅然放弃其国籍，成为尼国的公民，要一生服事主，与黑人同甘共苦。他的政府及教会大力在经济上支持，以至他不单能不断的日供三餐给有需要的人，也提供大量药物给政府医院。在他去世前几个月，

因钱财问题，教会分裂，闹上法庭，至今还未和好。

为什么？

一九九一年尾，我们一家向大漠报到，在 G 镇的小教会有十位左右成人基督徒。有一个令人不知所措的烦恼：几乎每天凌晨，我家门口都有几位基督徒，有时也有非信徒。他的礼貌问安后，便坐着等工作或希望得一些好处。

在大漠，光秃秃的沙地上，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工作给人做。在我们之前有一位宣教士，曾用外资挖了三十二个水井，提供一些工作机会，但我们是福音使者，没什么企业计划。对于广大居民，G 镇至少有三个国家，提供就业、改善生活环境的资金。于是我便鼓励基督徒们去学一门手艺，或找一份工作，靠主学习自力更生。一些人因此而受伤、生气。因我们不肯乐意资助，不肯一人一天一美元，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成为该区 [甚不受欢迎的宣教士] 达两、三年之久。

考查尼国教会的情况，过份依靠宣教士是令人担心的事实，微妙的是，不少帮助最多的宣教士，往往成为当地教会最痛恨的对象。

为什么？

不健康的外资，使人失去自尊、自信、斗志、尊严、面子。讲诚实话，往往得不到好处，以至会出问题，接受的帮忙越多，越感到自己得到太少。失去自尊的人，内心深处常埋有杀伤力极大的怒气、仇恨。这种心态主要是外来资助所引起的依赖心理的后遗症。

金钱就是力量、权力。接纳资助的，便要低头于权力所带来的条件。太多的时候，金钱使黑人重新回到可怕的 [奴才] 的地位。如宣教士不努力重建当地信徒的自尊，引导他们多依靠神而少靠人，后果是，宣教士最多也只不过建立几个 [奴才] 教会而已。

宣教士及一些善会或教会常忽略一些事实：

无助感

在尼日的宣教士，十个中便有九个认为 [黑人不能]。他们哪有钱奉献？自己都养不起，还希望他们支持牧者的生活费？建堂更免谈。这九个宣教士的结论是：[除非我们帮忙，不然他们全全无望。]

问题是：[这种无助感的来源何在？]

大漠黑人贫穷是事实，宣教士要帮忙也是合理，但说 [黑人不能] 是导致黑人有无助感、自卑、失去尊严和信心、承认自己不行的主因。十年来与乡村的黑人相处，他们为了自己所拥有的妻儿、马、屋而感到骄傲，他们请我们吃饭时，从不为饮食的简单而道歉，大部分的黑人都以为自己比另一族的黑人高贵。

无助感是贫富悬殊的结果。一个学习奉献的基督徒，坐在宣教士旁边，看到宣教士所奉献的数目，他把预备好奉献的那块小钱收入口袋；当商讨建堂事工时，宣教士提出一预算，对北美，甚至东亚的教会来说，都是个小数目，天真的宣教士说：[很多教会乐意帮忙。] 当地信徒算一下，这么大的预算，自己不吃不喝的奉献，也做不了什么。当建好教堂，宣教士忙着拍相片、写报告，满口赞美主，但没一个当地基督徒认为这是他们的教堂。

欠债感

世界银行于上世纪结束时，针对普世贫穷问题做个分析报告。其中一点说，[欠债感] 摧毁了贫穷国家翻身的机会。

[欠债感] 源于向人借钱，或单方面的领受别人所给的好处。欠债使人抬不起头，尤其是无能力还债时。手中所有的，如拿来还债，便常有今日为昨日而活，明天永远是不会来到的感觉。还了一些债又应对不了今日的需要，便自然而然的埋怨神的不公及有钱人缺少爱心。

如何帮助黑人没有 [欠债感] 是门大学问。要尽一切力量避免使自己成为靠山，建立 [只要有白人，即使无神也可以] 的教会，是极大的罪。

我们能

重建黑人信徒自尊的基本步骤是，认识穷寡妇的奉献，相信才干的比喻及多给谁就向谁多取的真理。这包括物质、才干、事奉等。

帮助黑人信徒，重新建立他们的自尊、自信、及专心依靠主，是宣教士的使命之一。

12. 福音桥

述职后回到宣教工场，在一赛马的场合中第一次见到新上任不久的 [土皇帝]。[我曾拜访过这土皇帝有十次之多，他从不谈论信仰。] 宣教同工告诉我。

老皇帝威严十足，拜访他时，受他看重赐坐的经验一生难忘。他去世后，这位友善的新王，在一百一十三个村长的投票下，被选为领袖。

赛马结束时，新王透过宣教同工邀请我们次日出席在他家门的摔角赛，为了答谢及恭贺他，师母烤了些糕饼为礼。我想，大家不相熟，第一次礼貌拜会，小坐几分钟，以后希望有机会深谈。

到皇宫时，把车停在一不显眼的下，向在门口的官员表明来意后，便在门口坐在人群中。我认识不少官员，其中一两位还是朋友。我用曼加语与他们交谈时，顿时官架子全消失，大家有说有笑。在 G 镇，我们夫妇俩是唯一会讲曼加语的 [白] 人（黑人说中国人才是真的白人）。

当我被告知进宫时，我把鞋脱下，放在大门口，然后才进宫。那知这位官员竟把我那双只值一美金的中国拖鞋，拿进宫，放在与皇帝会面内室的门口。当我被请入内室时，我见到一宗教师及一高官坐在高贵的地毯上，有一排不太新但很舒服的沙发椅靠墙摆着。他们请我坐在沙发椅上，说皇帝一下子便到。与他俩礼貌问安之后，我便观看这大而空洞的大厅。做贫穷人的皇帝，除了权之外，其它的也很缺乏。

我坐不到五分钟之后，皇帝出来了。宣教同工说，他通常单膝跪下向皇帝问安。同室的两位跪拜于地，宗教师念一章祝福的经文，皇帝向高官交代几句，他俩全退出，室内只有我与皇帝。我站着，伸出右手，用曼加语向他问安。当我说明来意之后，我们天南地北谈了一会，我知道一些人在等着见皇帝，便暗示他日再来访，但他好像没听到我的暗示。

当他知道我是位牧师之后，便问：[对穆罕默德你的看法如何？] 这么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不少宣教士。近十年在他们当中的事奉，对其信仰的研究，我知道这问题的陷阱何在，我也知道这种桥梁的彼岸有多远。[穆罕默德我认

识], 我微笑的说, [一个人, 一次只能走一条路.....], 果然他兴趣大增, 当他知道我姓黄及当地人有时用我在非洲时用的名字 [约瑟] 时, 他便问起约瑟的故事; 约瑟是可兰经中唯一有详细记载的圣经人物。跟着他又问: [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当我回答他问题中的问题后, 他问我: [几时再来坐?]

我只计划拜访五分钟, 却坐了一个小时, 如果不是那么多次官员来报告有人在外要见皇帝, 可能我们还会继续谈下去。

我向他道别走向车子时, 心中思想同工的话, 便说: [这不是位不谈信仰的皇帝!] 我又想起同工说, 这皇帝很健谈; 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样样行, 就是不曾提起过信仰问题。为什么?

很多时候宣教士在搭桥梁, 希望能走进人的心中。桥彼端的落地点, 决定沟通的内容。桥梁越多越好, 但福音的使者必须掌握搭福音桥的秘诀。

亲爱的读者, 请你帮个忙: 在本书中, 凡你认为是 [桥梁] 的, 把它做个记号或写下, 如发现有好桥梁而本书忽略了, 也请写下告知, 造福千万丧失的灵魂。

6 为朋友请命

你知道在回教世界中,
一个宣教士平均要向多少人传福音吗?
大约是两百万人!
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孤单、少果效的,
但想到主耶稣也为他们上了十架,
我们便不敢退缩, 只有勇往向前。
请不要忘了他们!

1. 万事互相效力

大漠的四月天, 朝阳升得特别早。为了要走七百公里路, 去接孩子们回来过复活节, 我们很早便上路。老旧的车不仅速度慢, 又无冷气, 而且机械似乎也有毛病, 每走一步, 都提心吊胆。在东吾大道上, 行车半天也不一定会遇上二十辆车, 几百里的路上, 只有三、四个市镇有人会修车。抛锚是件可怕的事。

早上九点之后, 热气不断地吹向我们。路上车虽少, 却危机四伏。沙漠里, 大地盖着沙尘, 灰黄的世界, 在烈日下看久了, 昏昏欲睡。看似空旷无生气的大地, 其实牛、羊、骆驼、行人都很多。这些人及动物对车没什么认识, 往往在车来时才过马路。

到 M 市时已是午后一点。我们决定向宣教士同工打个招呼后才去吃午餐。谁知, 当我们到宣教士家门口时, 忽然听到 [咔哒] 一声, 车熄火了。下车打开车头一看, 知道问题大了。那连在主体机械上, 用来拉动两条风扇带, 约十公斤重的部分断了。

为此我们感谢神, 但也心急。感谢神因意外发生的地点不在荒野; 心急是因为明早孩子们乘飞机到 G 镇, 如车修不好, 孩子们看不到父母一定很担心。

果然, 当车到车厂时, 负责人说要到次日才会修完。正当思考如何去到二百

公里外的 G 镇去接孩子时，神迹出现了。差会小飞机来了。飞机以传统的方式飞越宣教站。当飞机下降时，宣教士也会到机场接机。这班机不在飞行表上。无论如何，我们一起去机场。我们看到下机的共有五个人，而其中三个是我们的孩子。

[首都发生暴动，昨晚宣布戒严，学校决定早一天放假。] 飞机师 J 说。

[你为什么会把孩子们载来这里？]

[有人告诉我，你们会在 M 市。]

是谁告诉他？一直到机场时，我还在担心明天赶不及去 G 镇，接三个儿女。神知道！这是事奉神的人最大的喜乐。

2. 驴驹的启示

大漠黑人把动物分成养与不养两大类。主人只养牛、马、绵羊及鸽子。骆驼、山羊、狗、猫、鸡、鸭、驴，都要自行寻找食物。

牛、马、绵羊及骆驼是财富的象征，狗、猫、鸡、鸭是可有可无，但没了驴子，黑人便惨了！

很多黑人相信驴驹是世上唯一不用吃东西（不用善待它）又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动物。这十年来，我就很少看到驴吃东西或喝水。

驴的身份低，命苦。他们可以不停工作，直到死也不埋怨。黑人小孩没地位，被大人打骂时，连哭的权力都没有，但这些小孩，人人手中一条木棍，受大人之气后，大力打在驴的身上，催促它快走，努力工作。一木在手的孩童，在驴身上找回尊严、自尊，又可出气，大大的减低了社会暴力的问题。这是否就是故事的全部？

不请听驴驹毫无恶意的心声。

每天夜里，又累又饿的驴驹，在黑暗中到处寻找食物；干草、落叶、果皮、废纸。幸运的话可找到些剩饭、剩菜及水。较多的时候，它们找不到足够食物充饥，便引颈而泣。

驴驹的哭声凄凉、悲惨，在寂静的夜里此起彼落，使听者欲哭无泪、无法入眠。

哭

是为饥饿、疲乏，还是为命苦？

可能 它哭是因主人的无情。

请听 它哭声中毫无怨言的控诉

那是顺服的哭声

是的 只有顺服

神创造它们，使无助的黑人得以生存下去

为此

它们默默的顺服，毫无怨言。

**黑人基督徒说，如果我们多一些好像驴驹般的神仆，神国必大大扩张。
你同意吗？**

3. 我该怎么办？

九二年八月中，当我们到 Z 市去买些日用品时，一如往常，我感到坐立不安，担心乞丐出现时，该怎么应付。

果然，车子停下时，立刻有两、三位可怜的少年人，各拿着一个铁碗（有拿碗的乞丐，一般是可兰经学校的学生），站在我不远处，重复的念着：[看在阿拉及先知穆罕默德的份上，给我.....]

这些少年人与我的儿女差不多年龄，黑头黑脸上撒满了灰黄的沙，他们可能真的饿极了。我心里难过。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二节起的经文不断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
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

听着少年人重复念着的，不再是阿拉..... 乃是主的话说：[你不给.....]。沉重的心，催促着我的手伸向口袋。不知几时，车外竟站了不下三十个少年人。突然我记起当天是星期五，可兰经学校师生当天要出外，为清真寺的经常费乞讨，于是我便把已伸向口袋的手缩回。

即使再理论上我说服自己：不给是合理的。但内心深处，为这些神所爱的丧失、受苦者流泪。

宿命论使千万阿拉信仰者处身贫穷、缺乏，而且自认改变不了事实。施舍的教导，产生了 [乞讨] 的副产品。如果施舍是信仰及社会运行的定规，那么，乞讨是帮助施舍这美德付诸行动的关键。因此，乞讨者完全不感觉羞耻，不肯施舍者才是错的。

在这处境中，宣教士该怎么办？与当地黑人对比，外来的宣教士是富有的。当我们主动且乐意的帮助一些年老、残废及有病痛者，社会上的人便接纳我们为他们的分子，同时也大大减轻了那害死人的内疚感。对于年壮者，尽量鼓励、教导他们，学一门手艺殷勤工作。避免以物质满足他们不肯工作的心。

我们不鼓励借钱。十借九不还，那九个中大概有八个因没办法还债，而避不见面。借钱便失去朋友。以一份工作来换取他们所应得的，不单建立自信心及自尊心，也保持健康的关系，真是何乐而不为。

在大漠区，黑人信主的年日短、根浅，不少弱小的教会，如果可选择，情愿要那些乐于施舍的宣教士而把神忘了。物质样样缺，信仰的实际考验大。宣教学者费尽心机，提出不同性质 [道成肉身] 的原则，尽量在这问题上找一条健康的路。感谢主，虽然我们没有完善的答案，但有不少可以避免重复的犯错的策略。

另一方面，在受殖民地主义多年之苦的教会中，兴起了 [觉醒运动]，为要学习自立，寻回尊严。他们对外来的资源爱恨交加；他们要有尊严的接受资助。不少外来的资助分裂了教会，甚至宣教士被教会 [赶] 出国。

如果以为宣教士努力传福音，多多协助当地贫穷的人，多救亡灵，便算成功。**跨越文化的宣教事工，要求于主仆的，恐怕不止于此。**

4. 羞于告诉人的一个经历

黄牧师在大路边与人吵架？太不可思议了！

三个分别为十岁、八岁多及六岁半的儿女离开我们，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差会学校上学。我们如身上被割去了三块肉，疼痛难当。以为过了些日子，伤口痊愈后便没事了。岂知两年的时间，只是把伤痛埋的深一点。表面的平静，只因未触及深埋的伤痛。

答应儿女们最迟会在星期四抵达学校，接他们回来过复活节。由于车坏了，只好搭荒漠公车（BUSH TAXI）。差会多次提醒宣教士，除非不得已，别搭乘公车，这些车很不安全。因经济及知识的问题，少维修，常爆胎翻车，刹车器常失灵，意外多。知道我们的担忧，黑人朋友说，沙漠地刹车器失灵，一点也不危险，只要冲进松土，车便停。推回路上再继续前进。说真的，我们是没选择的余地。

天刚亮，我们上路了。一辆有十二座位的小巴，挤了十八个人，车顶堆满行李，还有山羊和绵羊。一百六十五公里路走了五个多小时。中午时分，我们已到Z市的长途车站找车。不少人问：[去哪里？] 我说要去首都，约有九百里路。但由于找不到适合的车，等到下午三点，就决定先到M市宣教站过夜，明天才去首都。我们非常满意去M市的车。车行一百多里时，我们在T镇停车，小息。那知车主及另一辆车的人，开始把我们的行李搬到另一辆车上。我问他们做什么？[你说要去首都，我们的车是去首都，已为你们留了两个位子了！] 另一辆车的驾驶员说。[我说要去首都，是中午的事。现在已近五点，还有那么远的路，半夜都到不了，何况我对首都不熟，不想在路边睡。] 他微笑听我说，但没停止把我们的行李放在他的车，并说：[我保证你晚上九点会到首都！] 七百多里路，五个小时会到？我明知不可能，但想到能早几个小时见到孩子们，即使凌晨才到，甚至睡路边，又何妨？正在举棋不定时，第一辆车已加了新客，心中有点气黑人的霸道，便对车主说：[九点不可能到！] 后，无奈的上车了。

司机为了守诺言，加速前进。指示板上的车速表、油表及温度表全失灵，但音响的声量却特别响。这年轻司机越开越快。心想早一点见到儿女固然好，但他们盼望的是平安、健康的父母呀！于是拍拍司机的肩膀，对他说：[这辆车的确可以跑得很快，但安全更重要。] 他口说 [好]，但车速照常。我的心已飞向首都，不知孩子们可好，他们是否还会讲华语，全校只有他们兄妹是中国人，他们肯定怀念妈妈煮的菜，他们还会喜欢爸爸讲故事吗？不知他们是否记得祖父、祖母.....。

突然，车停了下来，[谁有水？] 司机没征求我们的同意，便把我们随身带的四公升的水倒进冒烟的散热器中。车行了几秒钟，又再次冒烟。之后，无论如何也无法再次启动机器。[去乘另外的车吧！] 司机宣布。

我不认识这地方，大漠甚少行车，如果有车经过，一般上都是挤满了人。我不介意在首都且路边过夜，但在这荒野.....。如不换车，现在已到M市，跟他说今天不可能到首都，他偏说会，我越想越气。跟司机理论时，明显知道改变不了事实，至少使他明白，他的无知是可以避免的。那知他微笑的说：[C'est la vie！]（生命便是如此！）当他拿出钱来，预备退回部份的钱给各乘客。不知为什么，我失去控制，一个箭步，右手一扫，把他手中的钱拿了过来，把属于自己的放回口袋，把其它的钱还给他。哦！我从未见过黑人的脸那么黑，那生气的表情是那么的可怕。他抢去我口袋的东西，拒绝把行李还给我，说我使他蒙羞。很多人劝架，但我们都失去冷静的心，在大路边互相指责。

[我还以为你们会打起来呢！] 后来师母说。

每次经过那地方，都感到惭愧无比。为什么会如此失态？不了解文化固然是

原因之一，与儿女分离的伤与痛，渴望早日与他们团聚是主因。

为救罪人而离别天父，降世为人的主耶稣，他也经历过这种的伤与痛。在十架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的大声喊叫，有谁了解，又有谁体会？

5. 宣教士的儿女

一九九一年，带着三个上学年龄的儿女去宣教。他们年幼，很想把他们留在家自己教，或送他们去当地黑人学校，只学法语。如送儿女去差会学校，很久才见一次面，而且他们三个是唯一的华人学生，我们有千百个问题，却找不到了解我们情况的宣教士给我们一些意见。

儿女们决定，要去差会学校便一起去，不然就一起留在家。最后，他们三个勇敢的住宿在差会学校，开始他们的 [宣教生涯]。

西方宣教士儿女情况与我们的儿女很不同。我们的儿女住在西方文化的宿舍，受英美教育系统的陶冶，他们的语言、食物、礼节、观点与角度，使我们家庭出现 [黄] 灯。每年三次假期，我们都要格外努力，重新定位，才能开始正常的家庭生活。

儿女们回来渡假，父母当然开心。做妈妈的预备了最好吃的，大家兴奋的述说别情。吃惯了西餐的儿女，对某些中国菜不大习惯，凡是他们喜欢的，不单多煮几道，也把食谱写下，教学校的伙食部。语言的差异挑战大，刚到宣教工场的前两年，六岁到十岁的三个儿女越来越不肯讲华语，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是福州人，但儿女们说母语柔音多，不易学，所以不会讲。华语是他们与家乡的亲友沟通的唯一语言，如果他们放弃讲华语，便是有家回不得，更严重的是父母与他们之间出现隔阂。

华语、福州语、英语是我们的家庭用语，与黑人朋友，我们用法语、曼加语及侯萨语，由于我们坚持以华语为家庭用语，特别在家庭祷告会，儿女们至今还可以讲不错的华语，这是神的恩典；如果要深入分享、讨论，他们的华语便不够用。

[根生何处] 是个严肃的问题。而这问题对西教士来说，不是个那么大的题目。华人宣教士为儿女的 [根生何处] 所做的决定，不是一般西教士能完全明白的，我们一家的决定，影响儿女的一生。有一天，儿女们会问父母：[为什么？]

宣教士儿女的教育取决于教学语言及哲学。为此，我们的儿女要回国上大学，实在有困难。去北美继续受教育利弊都有。宣教士亲友在东亚，儿女在北美，要家庭团聚，谈何容易？

根系千年文化，常以自己为中国人而感自豪的同时，眼看儿女如浮萍，不沾泥味，漂浮四方。最令人不安的是，听不到有过来人安慰说：[别担心，神爱他们多过亲生的父母！]

神的呼召不会错，带着三个儿女上宣教工场十年后的今天，儿女们不曾埋怨过，他们爱父母、爱神的心令人感动。我们承认，对于未来，我们还有很多没答案的问题，但那 [没有答案] 的部份，正是信心所在的部份。

一生跟随主的人，他永不亏待、失信。如今给他出了个 [宣教士儿女] 的

难题，还怕他束手无策、无言应付？

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给我很大的启示：音乐家的太太生了个聋哑的儿子，由于无法沟通而产生吵闹、不满、感觉不到爱，家庭也因此步向破裂的边缘，音乐家再也写不出曲子，太太以泪度日，孩子常发脾气。直到有一天，夫妻俩知道，孩子出生时没选择做个聋哑人，父母如不下功夫与孩子一起去学手语，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当音乐家在一演唱会中，以爱加手语唱出 [我所爱的儿子] 时，所有的听众都流着泪，从座位起立，拍手致敬。父子紧紧拥抱的一幕令人难忘。

6. 两人世界

从事跨越文化宣教事工的挑战大且多。单身、新婚、有年幼的儿女，或有较大年龄的儿女的家庭，各有各的难关要过。

在过去五年，有六对夫妇（有的还未有儿女）离开我们这一区回家去，其中两对回家后离婚了。这两对分别来自澳洲及欧洲的宣教士，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他们都爱主，甚愿靠主多救失丧者，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悲剧？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我愿坦诚地与大家分享我们夫妇俩的挣扎。

九一年尾至沙漠大地，每一件事、经历、决定都是空前的。想到做牧师的自己，应该自信的踏出每一步，减少家中成员的忧郁、摇摆。但举起的脚，久久都不知如何跨出，搞到又累又没答案，跟随者信心大失。夫妻间多年所建立起来的互信，在这考验下，只有问题没有答案。

五百公里内见不到任何一个中国人，儿女们又远在一千公里外。从此夫妻俩日夜相对，脸上的毛孔都算完了。以前从没发现的长短处全浮现；该称赞的话全说了；应该讨论的也讲了；有不同看法的，也吵过了。在回教文化中，外地来的女人也会因而吃亏；吃苦无所谓，吃亏可受不了。男人不容易感受到做太太的心情。在文化适应上，夫妻各有长短，这也引起诸多的不愉快。儿女去了学校，学了西方文化。日子越久，父母与儿女的关系越微妙，往往找不到共同的话题。教养儿女，父母所订的大原则虽好，但在小事上不一定看法一样。妙的是，想讲的，不讲对方也知道。久而久之，夫妻相对无言，这是极大的苦，也是危险的。

[这问题不只是宣教士夫妇才会遇到的] 有人这么说，我赞成。在家乡，家人、朋友、教会兄弟姐妹都在身边，有需要时，师母找个好友，有相同背景的姐妹谈谈，一起祷告，就算问题不一定解决，心情肯定是不一样。在大漠，在宣教工场，这个机会可没有。

孤单的宣教士夫妇，在这光景中，只能在两条路中选其一：继续相对无言，消极的允许火花四射，以至被逼收拾行李回家去，或是肯定神所托，看准目标，并肩完全摆上，在关系上各留空间，学习一起成长。

[果效] 是跨越文化的宣教士另一个大挑战。有果效的工场，应多派工人去。但有果效之前，不知已有多少宣教士流血、流汗、搬石、翻土、撒种。在这拓荒阶段，果效少是很多宣教士离去的原因。多年来我们的经历是，即使只有一点点的果效，也会增加夫妻两人的感情。

两人世界挑战大，但挑战越大，越显出神的可信。

两人世界是信心范围的世界。

7. 儿女心声

父母蒙主呼召，离乡背井远赴宣教工场，做儿女有什么感受？公元两千年七月，应教会的要求，三个儿女各写了一篇见证，以下是他们所写的片断摘录，以见证神的信实。

我虽曾面对不少困难，但我还是喜欢非洲。我绝不考虑与任何人交换我的经历，因这经历帮助我能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友，欣赏不同的文化。这开阔了我的视野。

差会学校的学习、生活是个好经历。学习与人相处、独立及照顾弟妹是个挑战，惟有靠主才能做到。

我喜欢那些假日，可与父母在一起。我帮忙青年中心事工，也享受黑人的友谊。（邦行，九九年八月进大学）

住在差会学校七年，我认识了很多宣教士、同学、舍监、老师、黑白朋友。也在这几年，透过差会的飞行员使我对航空宣教有负担。

父母住的地方很远，一年只有三次回家的机会，那是我最向往的。十多个小时车程分成两天走。在家时我喜欢与黑人朋友一起交谈、打球，也帮忙影音福音晚会。（邦宇，二零零二年八月预备进大学）

第一次与父母道别是我一生难忘的经历，那时我才六岁半。虽然我喊、哭、吐，到最后累了，睡了，还是无法改变事实。说也奇怪，之后的再见、道别，一次比一次容易。

不能与父母同住，四年才见到祖、父母等亲人一次，都是很不容易的经历。但这一切却帮助我有很强的适应力。在学校结交的朋友，不少成为生命之交。（路得，二零零三年六月高中毕业）

从九一年正月至今的宣教生涯，三个儿女毫无怨言，积极、正面的支持，成为我能继续在前线事主不可或缺的主因之一。为他们感谢主。

8. 伊沙的故事

从信主到献身

伊沙（Isa）是回教徒给基督徒起的通俗名字。

那天，伊沙由六十公里外来到 G 镇办事。他来看我时，圣灵感动我向他传福音。过去已经多次向他讲解，这次我用《四律》小册子，逐步的领他做决志祷告。感谢主，他接受了耶稣。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他将面对褚般的压力、逼迫，因此要坚守信仰是很难的。何况我们正预备回国述职。

九五年五月，我们回到宣教工场。最令人难受、伤心的是，听到一个又一个信徒告诉我们：[伊沙放弃信仰，回去做回教徒了！]

我们万里迢迢来到大漠，为的就是要把福音带给未得之民曼加人，栽培曼加信徒，使他们能成为向自己人传福音的福音使者。领一人归主，他却回到老路，带两人不见一双，怎不叫人灰心丧胆？我于心不甘，放下行李便去找伊沙。我听他倾诉心中的挣扎、痛苦。经过好几天，我终于开始明白问题之所在。

在旧信仰的社会，婚娶、离合、根深蒂固，初信主的他，对圣经毫无根基，以至结婚不久便离婚再娶。教会及宣教士以此为 [伊沙违背圣经的教导，跟随回教徒的做法] 根据，便宣布他放弃信仰，走回老路。

[我还是坚信主耶稣！] 伊沙多次的告诉我，我给予鼓励，一同祷告、认罪、求主施恩。主怜悯他，当我告诉他：[回到主前，以行动回答众多人心中的疑问吧！] 从那天开始，他重新回到教会。

与恶者争战，要分秒必争。为了帮助两位曼加信徒坚固信仰，也为了栽培工人，我为他们开设门训课程。每星期两个早上，每次四小时，G 没耐心，两个月后便消失了。伊沙跟着我十八个月。这段时间并非一切顺利，但主施恩，伊沙也坚持信仰，到第十五个月时，他表示要去圣经学校受训，他要有更好的装备，以便更有效地把神的话向同胞传讲。我提议他向教会提出他的心愿。教会非常激动，因他是这一区第一个有献身心志者，他也是在尼日几十万的曼加人中的首位献身者。教会支持他去神学院。

一次主日崇拜时，他岳母大人派人来，把他在坐月子的太太及小女儿 [绑架] 了。他们反对女儿嫁给基督徒。教会出动了不少人去谈判，也不断的祷告。我也请一朋友出面，似乎都无法挽回这局面。主动工，几天后这太太及小女儿终于回来了。

去圣经学校的日子近了。学校也告之费用等资料。一连两个主日，教会领袖皆当着会众面前问我：[你会出多少钱？] 他们以为领伊沙信主，给予栽培的都是我，而宣教士负责神学生经费的例子也不少。坦白说，黑人信徒的经济能力差，所以很多人对我的回答很惊讶，甚至不能谅解。我说：[我是教会的一份子，让我们一起学习信靠神吧！]

教导人只依靠神而不求人，是我自八零年来开荒建立教会很坚持的原则。寡妇的两个小钱虽少，但尽心献上，主便补足，是父神千古不变的作风。虽有人爱心奉献，支持伊沙，但我要教会先尽力，才考虑动用那爱心的奉献。

教会决定支持神学生一家的伙食费。当伊沙在圣经学院第三年时，教会首次出现盈余。这是神迹，也是重建黑人信徒对父神信心的重大工程。

从圣经学院到上工场

很多神学生有感动受训事主，却没有教会在背后支持。少部份的学生，是由宣教士支持。人穷志更穷的情况下，神学生挨饿的也不少。更严重的是，大部份神学毕业生，没教会请他们。神的工人本来缺乏，教会经济困难及对神尚未培养起信心，以至有工人却找不到事奉岗位的情况。

伊沙有教会支持，支持他的教会因对宣教士有点灰心而被逼单单依靠主。结果，当伊沙毕业时，教会已顺理成章的请他，付他的薪金，提供住宿。教会依靠神，神便印证他是值得我们全心信靠的。

由于伊沙在学院的表现，有教会提议他去 M 镇牧养教会，那小教会得一意大利宗教财团供应，资助传道人的费用。但伊沙为了向自己同胞传福音，而决定回来 G 镇。

有人以为用来钱来参与宣教是个好办法。除非有经验丰富及有合神心意、原则的宣教士代处理这些钱，不然这些钱所带来的破坏会远超过益处。

9. 为朋友请命

这十年来，神赐给我不少黑人朋友，他们大多数是友善、亲切的回教徒。

在尼国，九成五的黑人是阿拉信仰者，难怪他们以为回教是唯一真的信仰，而他们是走在正确、可信的道路上。

常有朋友来谈天，主动来谈信仰的，大部份是提出基督徒信仰的偏差、回教的可信，他们 [宣教] 的心志很强。我们很少遇到慕道友，更少看到因异象、异梦而归信主耶稣的。一般的黑人朋友，生为回教徒，死为回教徒，对其信仰不知也不问。少部份认真的，常讨论基督教的错误，以为某些基督教的教导，非理性、不合逻辑，所以不可信。他们甚至引经据典，印证他们的观点。可贵的是，这些谈论常在冷静中进行。

神呼召我们向回教徒传福音，但我对回教认识的那么少，坐失很多机会。在宣教士同工中寻求帮助，却发现竟然那么少人对回教有研究。半个世纪来在以回教为主的地方宣教、少见到果效，我想缺少这方面的装备是原因之一。

当我寻找进修，多认识回教的机会，我发现除了西欧、非洲、中东一带有不少学府可提供帮助，北美、南非也有一些机会。相教之下，东方就甚缺乏此学术研究的机会。

回教之所以日渐壮大，是因恶者的策略产生的果效。恶者的策略是希望神学院、教会、基督徒对回教采不闻、不问、不理、不睬、不研、不祷的态度。

回教成为福音硬土，部份原因是我们采反面、消极的态度，以他们为敌人所引起。

我不明白，为什么神所爱的人，却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神所爱的人，立志八福音传遍天下，却偏偏忘了这十亿的灵魂。是什么力量使回教日渐壮大？又是什么力量使跟随主的人可以心安理得的 [忘] 了他们，又同时没有对不起神的感觉？

我不明白！

使徒行传中记载腓利在撒玛利亚时有很好的事奉：[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徒八 6）。为什么神在腓利有美好的事奉时，叫他去沙漠？（徒八 26）来大漠之前，我也有令人兴奋的事奉，为什么主呼召我们一家来到大漠荒野？腓利脚不点地的到旷野，很短时间领一关键性人物归向主，又脚不点地的走了。我们一家也是脚不点地的飞来大漠国，一住便是十年。神对我们的旨意非为立即的果效，乃是要我们住在黑人中，学习爱他们，为他们的灵魂向普世的教会请命。

从圣经知识角度看，回教比其它宗教更近基督教。但对圣经的真理、核心信仰，回教徒却比很多其它宗教人士反对的更激烈。有心者，请不要单为知识、护教、辩论、印证而研究回教。回教徒只有在真爱、理性、很多的祷告及圣灵动工下才会归主。

你知道在回教世界中，一个宣教士平均要向多少人传福音？大约两百万人。

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孤单、少果效的，但想到主耶稣也为他们上了十架，我们便不敢退缩，只有勇往向前。

为着这十亿灵魂，我再次呼吁神的儿女们，请不要忘了他们！

10. 大漠呼声

从以赛亚书的几节有关旷野、沙漠的经文，我们便可看到神的心意。

1. 赛 35: 6 [..... 在旷野必有水发出，
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2. 赛 40: 3 [有人声喊着说：
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3. 赛 41: 18 [..... 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
使干地变为涌泉。]
4. 赛 41: 19 [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
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
并黄杨树一同栽植。]
5. 赛 43: 19-20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你们岂知道吗？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
野狗河鸵鸟也必如此。
因我使旷野有水，
使沙漠有河，
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
6. 赛 44: 3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
将河浇灌干旱之地。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以上的经文清楚地说明在旷野、沙漠的人，何等需要神所赐的活水、生命、道路、圣灵、福气。神何等乐意领他们出死入生。但神在等待，等待有人回应大漠呼声，把他的应许、爱带给千万大漠的居民。

从西非到红海，从红海到中国西北这一带的大漠居民，是最需要福音的地区之一。请问，这一带地区主要的居民是谁？是阿拉信仰者也！**谁肯为主去呢？**

一九九一年，马来西亚籍宣教士黄光赐夫妇，
与三个儿女（10岁、9岁、6岁），
先往法国修读法语一年，同年十二月，
平安抵达沙漠国家尼日（Niger），开始宣教生涯。
为了受教育，年幼的孩子不得不离开父母，
远赴一千里外的差会学校就读。
父母和孩子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本书记录了这个家庭，
十年来在沙漠地向曼加（Manga）人传福音的点点滴滴，
值得读者细品。